

後村居士集

九

後村居士集卷第四十

墓誌銘

王孺人墓誌銘

孺人王氏新昌人年二十歸于新臨安府右司理參軍曾堅生二子男回女嘉俱天淳祐乙巳五月戊午孺人卒年三十四明年三月甲寅葬于山陰茶山按王氏去烏衣入剡自武毅始孺人於水心葉公所誌長潭公爲伯祖於實齋王公所誌孝友公爲皇考一門雍睦江左舊族也曾氏去章貢居越自文清始參軍於文清爲高祖於侍郎爲曾祖奕世文獻本朝名家也孺人幼事父母極孝旣嫁事夫之重親尤謹以柔順處族戚以慈恕待妾媵以勤約持門戶舊患手痺及葬孝友公大雪視空毀慟屬疾返舍不起曾氏尊幼哭之者皆哀而族戚州里聞之者亦莫不失聲嗟惜焉余觀昔之名家舊族有一再傳而忝厥紹如歆異向羣慙寔超畔墜張許子弟不能通知二父之志者多矣孺人一女子而能泝兩家氏族之源委續百年慈孝之氣脉可謂賢已初棘卿侍郎隆乾間辱與余大父游參軍伯父鷲菴辱與余遊於是鷲菴將八十矣以書來曰堅婦將葬子宜銘孺人名幼平母杜氏孝友公名夢月鷲菴名黯銘曰 猗孝

女亦賢婦石可泐名不腐

林寒齋墓誌銘

淳祐丙午詔以迪功郎林公遇絕意干榮杜門樂道特
改合入官主管仙都觀仍下福州給札令條其所欲言
者守帥遣吏致上命君頓首自言素尋早衰因而退處
本無高論政爾偶然不足當朝廷優禮州以君巽牘上
尚書詔不允君又言義可無取拙不能言惟有不取不
言可以自明願得瞑目為山林之民其年九月丁巳以
疾卒于家年五十八君世居福清之石塘配陳氏前卒
葬清遠里翁陂山之原二子同合以其年十二月丙申

列七〇一

奉君合祔初寶章公當任子君不欲仕公強之調寧化
尉不忍去乃翁乞奉南嶽祠及寶章公服闋或為君外
移得建之戶掾辭不行舍前有隙地稍斲樹疏沼泚築
室其間扁以寒齋終其身不復出君性本慈孝晚尤溫
恭然教行於家子弟甥姪皆力於善肅然若恐其檢責
也自修而已未嘗律人然行著于鄉比閭族黨達于郡
國一有不善惕然若恐其聞知也親友仕而貴倦而未
歸者必相傲曰得無為寒齋之愧否有位者下一令行
一事必卻顧曰寒齋不以爲厲民否君子立無同儕野
處無寸柄而遠近翕然宗之方山之南蒜嶺之北隱然

有元夫鉅人在焉李公韶佐春官薦君榻前方公大琮
除次對上君自代趙公以夫召對以遺逸舉杜丞相範
議召君會薨不果俄李公召再薦朝廷亦知君遂有前
詔是數君子者雖力相推挽猶自謂不足以重君而惟
恐君之以爲浼已也君終歲不出戶而商論世事酬酢
物態裁量人品毫黍不差東書高閣隱几永日而單辭
半句流出肝肺者字字可傳素羸自四十以後蕭然單
衲日或蔬食取諸物者狹而望於天者嗇視名與利猶
臭腐身與家猶旅泊也其學邃於性理貫儒釋兼朱陸
晚益精詣所著有求心錄六記百詩別藁存窮士貧女

二吟雜詩文百餘篇餘悉焚去屬續留詩別其故人遺
言以隱服斂昔揚雄陶潛皆好恬靜不慕榮利然雄係
累世故濡足不去潛超脫俗網引身高翔故先儒書二
人之卒於雄曰莽大夫於潛曰晉處士豈非出者危而
處者安留者損而去者全歟然則書曰處士林君之墓
者非惟君之素志亦吾儒之家法也君字養正其出系
詳見寶章公之誌云銘曰 猗君所立與天壤俱超乎
畫前復于性初以爲釋耶則踐乎實以爲老耶不放乎
虛探千古之祕寶而獨得叢一卅之苦淡以自娛余所
迷者迹之區區若君之心不可擬摹有欲求之于君書

少奇墓誌銘

少奇劉氏名偉甫余仲弟無競之子少頎哲美風姿機警善辭令入而事王母父母諸父兄怡然其順也出而接姻族朋友鄰里鄉黨盎然其和也幹家鹽齎世務綽綽然餘裕也記羣書評古事纒纒然可聽也爲律詩殊清麗以父任補將仕郎淳祐甲辰年三十矣入京銓試得帶下疾服藥灼艾不瘳以六月甲午卒于客邸從兄強甫爲治棺殮訖至兩里之人皆喑喑爲吾家惜而吾母魏國太夫人聚族哭之盡哀母宜人方氏生母孟氏娶朱氏生巧女今十四歲繼顧氏生男存僧又庶生願

劉文四一

女存願之生少奇已不及見俄皆天自喪歸至祥除無競之悲痛如新求解溫陵郡紱歸營定事初少奇葬朱氏于壽溪之陳倉以丙午臘月某日合祔嗟夫人患無子也有子也未敢望其成長也成長也未敢望其秀美也若夫成長矣秀美矣望之如此之久成之如此之難奪之如此之速智足以知吾家典刑文獻之傳而不使之嗣守材足以在聖門言語政事之科而不得以展究翳青春於長夜埋白璧於黃壤可悲也夫少奇嘗語強甫曰人脩短不可期其它日儻得伯父誌乎強甫白其語余爲一慟無競名克遜今爲朝散大夫直秘閣主管

崇禎觀銘曰 生而玉雪在予目也俄而電雹去予速也久而冰炭攪予腹也窆而松楸近予麓也悲夫哀哉命之不可續也

審淵第墓誌銘

君名希深字審淵年五十五淳祐丙午九月甲子卒配林氏三子吉甫矩甫南甫南甫後伯兄都官二孫尚幼明年八月丁酉葬君于延壽山之原大父諱朔父諱起晦仕皆止館閣年皆不登五十而在當世仁人志士之目君素脩潔又習見家世舊事故自重而寡諧時人或以華藻發身君悔少作不爲或以機巧成家君無一錢

列四一

五

悖入故父幽而終窶然余觀發身者多合世而離道成家者類殞物而喪德以此賢君敬君而於君之死尤致其悲焉初兩麟臺公立節高遺業薄小麟臺公當任子輒先愛弟君遂終布衣談者至以廉讓爲迂嗟夫信斯言也願回有屢空之悔夷齊抱失國之恨矣彼戚君不遇而又迂君之父裨者惡足以裁量吾家哉君雖隱約以歿而吉甫與二季俱力於學夫將有時而定矣銘曰昔在伯起清白傳子德公所遺曰安而已清猶近名安則履常余嘗論之龐賢於揚嗟乎審淵斯人之徒爾歸甚全吾銘不誣

習靜叔公墓誌銘

淳祐丙午七月壬午習靜劉先生卒年八十二明年丁未十月壬午葬于芳林山之原配徐繼方子男三人成擢丙戌第宣教郎知古田縣克家克忱克家前天成執先生之喪以毀卒女三人孫男六人性甫德甫餘尚幼先生諱彌邵字壽翁著作公之季子蚤孤苦貧有手澤書數厨先生與諸兄卧起其間飢以充饋倦以爲枕後皆知名先生尤精博一事一物未通求之弗措某字謚其簡脫其義疑必反復研尋歸之是而後已載籍以來莫不鈔纂而原本粹然一出於經其考論古今斷制義

劉曰一

六

理壹以洙泗關洛之語爲準程他人爲之者或先傳而後倦或急反而行違惟先生真知實踐自童至耄堅確不變循循然有師匠之道焉恢恢然有父兄之容焉始而宗族稱之久而庠序化之晚而一鄉一國之人尊之凡里中佳子弟良士友多先生口講指畫之餘也先生終歲杜門罕與人接惟質經於陳公師復評史於鄭公子敬問易於蔡公伯靜有易藁漢考讀書日記小記深衣問辨杜詩補注各若干卷劉氏自兩翁起家三世登科第者八人五入館一持橐先生獨褰裳掩鼻視若浼已饗脫粟如太牢處陋巷如華棖舍後有古木鉅石先

生誅茅其顛杖屨日一登臨著作公無十金之產一丘
之田先生安之寧困不枉道以求身寧貧不害仁以爲
富少食於學晚歲棄去郡博士俞來致學俸卻不取太
守眉山楊棟於學創尊德堂以舍之先生不拒亦不留
成遇裡需先生例授京秩告下憚先生不敢白屬續猶
爲諸孫講南軒孟子一章時楊侯使本道復論薦于朝
而先生卒矣前葬克忱哭請銘克莊哭答曰禮幼不誅
長吾何敢銘吾季父也夫昔子長孟堅皆自述其先世
克莊嘗待罪太史凡當世山林丘園之士皆得以秉筆
記載况吾季父之賢學醇儒也節逸民也銘之不可已

也銘曰 貴人之所欲兮譽或損而謗喧生人之所美
兮耄有及而智昏彥回期頤至司空兮適以辱其戶門
轅固九十老布衣兮豈不賢於公孫子嗟先生天年之
高兮太爵之尊其人雖亡兮其書則存

陳孺人墓誌銘

余既吊寒齋之廬同公哭且拜曰先君之葬丈人幸書
之而揭于亭上矣先母未也敢以請按孺人陳氏世爲
福清人少警慧儒釋書多所通古今佳文章比日記誦父
母艱於擇對年二十七歸于寒齋事舅尤孝辭氣容色
之間寒暑飢飽之節左右體察毫髮無違里之奉親者

莫不以寒齋昆弟孺人妯娌為法性儉質無袷服珍飾
惟於祭祀賓客極其隆備寒齋將弃官奉祠告實章公
公曰與若婦謀之寒齋以告孺人曰此吾素心也議遂
決其卒以紹定辛卯臘月朔日年四十六葬以壬辰二
月某日墓在清遠里翁陂山二子曰同曰合昔曹公子
固序列女謂後世學問之士徇於外物者往往以家自
累余味其言而深悲焉因思老萊黷婁翼缺於陵仲子
龐德公梁鴻之流皆遯世无悶抗志不屈豈特若人之
賢哉其閨梱之內趣尚如一雖菽食布被盥耕辟纊采
藥賃春之陋相安如富貴相敬如賓友烏虐此詩人形
管之所詠劉向屏風之所圖也孺人之事近之矣始寒
齋嘗語人曰士處世行吾志易耳未知妻子與吾同好
否既而終身隱約晚被詔書物色連疏巽避不拜而卒
名全而節高以孺人相其始二子成其終也銘曰 閨
房之秀山林之友同合之母寒翁之偶

方寧鄉墓誌銘

余友方巖仲丁年來以其王父寧鄉大夫君宰上之銘
屬余余思鈍久不克就巖仲見輒面命別去隔江湖嶺
海書督趣無虛歲余晚蒙恩放還故山巖仲又來責諾
余矍然起謝曰寧鄉仁人志士也巖仲孝子順孫也余

雖眊荒其敢辭按君家譜始居陳巖山至烏山府君堯
遷白杜傳三世至一金紫公白杜之方益蕃長金紫諱
峻生威武軍節度推官元宋字道輔節推生隱君金隱
君生南海尉畛尉生迪功郎應君皇考也君諱壬字若
水擢淳熙丁未第爲漳州長泰縣主簿秩滿闕陞從事
郎知潭州寧鄉縣未上慶元丙辰正月某日卒年五十
嘉定壬申五月某日葬黃垓山配徐氏後二十有六年
卒附焉一子伯佑二女適進士李雄吳立義伯佑二女
李塔皆已卒一孫巖仲也曾孫建君在長泰太守朱文
公請主學君條上講說課試差補等十事文公令諸邑
皆倣此舊取錢穀於陂塘以廩士君革去以廢寺田代
之邑有補足鹽始沿兵興敷借後以爲常賦它邑取諸
牙貌君言長泰契錢僅當鹽額三之一餘均之主客丁
民力可哀文公爲等第寬減又蠲僧寺子斗錢罷科茶
錢比君發之龍巖蠻卒殺人獄吏抑同行者誣伏漳浦
有僧斃於佃人鞠驗皆曰服毒太守司諫鄧公委君閱
實卒佃伏誅二冤獲伸初筮薄俸散施姻舊至無以具
歸裝與弟申友愛家人議析先世田廬既具草君流涕
不忍視而止以君之行誼志業而僅得中壽卑秩以死
前輩風流就盡後生耳目不接日遠日忘非後死者之

青乎初道輔幼與伊川同學至老情好不衰君亦受業於文公夫師友之誼大矣孟喜以改師法見擯叔孫以不薦弟子獲然方程朱盛時嗟生吹枯及其門者多致通顯獨君祖孫終老常調以程朱窮不以程朱達也中更黨論學禁生徒掃影滅迹諱稱門人而君家寶藏程朱翰墨以二師傳不以他師名也至於以隱道疑伊川以民瘼責文公有切磋無和隨其與微夫子之尚左慕林宗之墊角者異矣烏虜此固巖仲之家學歟余文成於淳祐丁未距君卒五十有二年葬三十有六年矣巖仲名之泰踵世科方以薦者改秩銘曰 吾家麟臺父不諂瀆其狀君行字字實錄曰君訃傳深溪窮谷士有設位民比野哭彼號殘者慘於蠶蠅生歛然詛沒孰尸祝君位甚卑君齡尤促儒效迂遠天道還復白楊欲枯丹桂載馥勉哉後人培之勿覆

方揭陽墓誌銘

方氏之先有積善好施聞於里中曰福平長者君其元孫也曾祖中祖萬登紹興庚辰第監和劑局篤於教子即家爲一經堂父達所交皆賢雋累贈中奉大夫君與仲氏寶學公少同薦于鄉開禧乙丑寶學擢上第君以濮邸恩授迪功郎尉香山有清名寓公或持節利路挽

君入蜀以親養辭令香山有惠政舊以橫歛爲常賦丁錢加取三百醋息白科鉅萬令乾沒之君痛蠲削歲失不貲更有餘力以葺興梁增學廩調循州推官爲龍川縣銷逃籍鐫月解丁中奉憂紹定庚寅以薦者改秩知增城縣慶壽恩轉通直郎丁母林令人憂服闋知揭陽縣端平甲午五月壬寅卒年五十四孺人趙氏武翼郎不劬之女一男選孫二女長適晉江主簿劉強甫余子也次適陳璣君儼然端凝無所營綜而雅俗兼通庶幾定而能應者然歷官僅九考二邑俱未上其行事梗概如此自君歿孺人持家誨子有烈婦風以淳祐丁未十

列三十一

一月壬申葬君于方山陂之原君與寶與昏孝友過人以中奉之鍾愛季也蓋推先世田廬與之君遂清貧以死寶學既貴經紀伯季孀遺甚悉卽番禺五年念君猶在淺土母曰葬必吾待俄而寶與終官下汜不克會葬悲夫君諱大興字德厚銘曰君之位卑故君之事微也然窮者達之基也家者國之推也君之分棗而擇梨也與夫食彘而拔葵也使其充之千乘之國可讓而萬鐘之祿可辭也惜乎斯人之止於斯也

方閣學墓誌銘

方氏自長官延範始居甫六傳至福平長者祐析居後

墟生隱君中隱君生萬登紹興庚辰第監行在和劑局
和劑生達頓挫場屋中年三子玉立喜曰吾可以隱矣
後以子貴累贈中奉大夫配碩人林氏公其仲子也諱
大琮字德潤擢開禧乙丑第詞賦爲南宮第三人授南
劍州州學教授以郡先賢學術名節勵後進飾宮廟新
器服上官送其士拒不納去爲江西漕幕平大闢決險
訟兩造皆伏時莫府多佳士公與故相文清李公今閣
學直翁徐公尤知名改秩知將樂縣公在郡洋已封崇
羅先生墓至是式龜山廬偕其孫曾欵謁松楸祀八賢
于學務以禮遜迪民剽悍革心丁中奉公憂知永福縣

適值兵饑守隘立柵禁港發廩日不暇給然延致士友
講論文義亦不輟丁林碩人憂二邑皆止一考然有百
年之思公自弱冠據高第著傲譽人謂且立致貴顯而
深自晦匿抑首常調比再服闋五十餘矣端平改元公
至在所丞相鄭公一見如舊擢監六部門歷司農寺簿
兼提領安邊所二年遷太府寺丞蘇民或競圍田久不
決有張椿年者爲王府攬佃堂帖下所給據公持不可
曰椿年小人直欲奪百姓飯盃惡知愛國愛王府哉必
行此胥史足矣安用士人三年擢祕書郎兼景獻府教
授遷著作郎兼權侍左郎官除右正言辭而後受首疏

曰雲川之事向也天地祖宗猶察陛下之不得已今威福自出矣而元年御筆有曰立嗣一事難以輕議二年御筆有曰衛王功茂深欲保持其家一則如待深仇一則如拊愛子厲精之始每一札出萬方傳誦獨此二札讀者憮然又曰秦王子孫蕃盛今麥飯無主矣檜死勒燻致仕今班臺錫第矣又曰通天地間一氣爾今蠶氣流行爲妖星爲洛水爲二相不成爲諸閭不協叛卒之變殿旅之闕皆蠶氣之流注激射也若一念之歎橫於膏中而不化則一氣之蠶鬱於兩間而不銷誠能宣明洞達此歎不留將見精誠感召此蠶自弭別疏乞用嘉

祐紹興故事預選親賢然故王之寃不雪它日所屬意者可保乎權姦之罪不討它日豈無貪功者乎因極論天下大勢陛下宜自警曰災興半守而猶牢也不可當吾世而有金甌破缺之形必裁抑近屬必檢捉官寺必不貌敬直言必不漸來小人必躬行與心聲相應天不可欺人不可愚也又宜責大臣曰佞遠雖壞而未潰也不可至卿等而有舉酒祝柱之歎必共圖大計必共保大權人材朝廷之人材豈必競相牢籠公議天下之公議豈必過爲調護君不可欺衆不可蓋也適上不御殿封上之踰月入對上曰擢卿言官論當體國公曰臣所

言無非體國出袖疏曰今外無挾搆之力內爲安意肆
志之事三邊功賞未報而後官數十之宣一夕取辦五
閫將佐暴露而近親雙節之命同日並拜襄蜀流殍而
諸璫進勸未已江北清野而內庭未妖方興陛下儻以
襄失蜀敗爲恥必志於復襄保蜀以荆擾淮危爲憂必
志於固疆場以民愁兵怨爲慮必志於護根本又曰理
亂安危自君心始格其非者大臣也據其源者諫臣也
若但曰誠如聖諭曰非臣所能及固恩戀寵大臣之取
也前疏則格不下後疏則又訖了學淺膽怯臣實有罪
焉又言陰潦連月都城雨色有異昔河北赤雪諫官孫

引二四一

一〇

甫謂其端起於女寵侈費赤雪非兩比也河北非京城
比也臣身忝此官目覩此變所憂有甚於甫者上嘉納
遷起居舍人直前奏事言陛下汲汲然責群臣曰大言
傲誕者有之肆行欺罔者有之豈不以兵冗財殫而未
有能畫富彊之策歟群臣又切切然望陛下曰淮南之
封尚稽輪臺之悔不聞陛下何不自爲其所易然後責
群臣以所難乎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嘉熙
改元復直前言朱熹嘗謂政宣大臣如早用揚時諸人
可據一半今天下之才皆仇遠斧斤之餘嘉定以來權
魁極力剗鋤僅存德秀了翁二人而已陛下當饋大息

徬徨之使而三十年劫火不燼之精英一爲天所奪一爲人所沮豈不大孤人望哉乞還了翁以重朝廷又曰今日獨一言路雖沮不屈有齊南史相繼之風然向者清叟去中使宣留至再同列留之給舍留之侍從經筵之臣留之曾幾何時範去內靳遣留之使外乏交留之章聖意日異士氣日靡臣侍清光抗疏不勇前愧臣清叟後愧臣範惟陛下聽許臣去兼權直舍人院董琳知滁州公言琳奴才不可臨郡罷之京尹與權以火灾乞削奪公乞俞其請以謝百姓詔與權鑄秩火後求言有李子道鄒雲從者上書御筆並補將仕郎公封還曰昔方仲弓勸章獻立七廟范亦頽請濮園稱親章辟光欲出岐王于外皆爲先朝所斥今竇人寒士揣摩希合傷陛下之友睦反從而官之乎卒寢其命初遠相諱言綱常竄謫相望世以爲戒及上親政復故王爵召真魏洪三公褒贈前評事胡夢昱於是稍有續前說者殿中侍御史蔣峴惡之疏劾四人而以公爲魁桀立殿上移時請置重辟賴上至仁僅從薄譴公退而杜門謂同志曰其諫省第一義贛矣猶擢記注掌贊書侍軒陛年餘斥去乃峴意非上意也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俄起知建寧府中復四年除祕閣修撰福建路轉運判官固辭

文清李公當國以書諭上意公亦以歲荒閩人艱食起視事首發常平賑糶自鄉郡始至建則上四州尤貴糶委寓士蔡君抗措置糶事且勉之曰昔文公嘗以諸司檄走山谷所以煩文公者非諸司也百姓也部內有捐粟平糶者必言其狀于朝漕計命脉在鹽公務存大體福之支邑不鬻筴私販公行長溪縣民請抱鹽稅公曰備不可作劔人既食州鹽縣復抑賣蓮城科夫擔運永福縱卒搜捕公悉禁止淳祐改元除集英殿修撰知廣州廣東經略安撫明年至廣四年陞寶章閣待制經略安撫使再任禮部封莆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六年

進寶章閣直學士因任治先風化不鄙夷其人以兼司俸盡送三學按朱氏所定禮更造冕服爵俎樽壘邊豆簞簋得編鐘十於南恩鑄足之取石於英韶以爲磬行釋菜者十鄉飲者三廣俗過時不嫁曰老女無媒而合大不巾笄者無男而立女戶者職獲病死而誣主者皆曉以義理束以條約雖鄙事必究極原本貫穿禮法書判多累千言少亦數百字廣人珍誦增摧鋒軍春衣錢舊水軍出戍借一年糧公命別給免借剋郡計素窘公簡儉節縮爲備安四庫各積緡十萬先是楊公長孺嘗

會州用歲少數萬至公歲羨十萬改創清海軍門樓鉅
麗爲諸道冠城樓櫓郡苑園堂榭皆出新意營繕華好
如中州而民不知役四庫外羨錢尚十餘萬公儒者未
嘗行巧取豪奪之政亦莫知其何以致此也公初南轅
或曰傳長沙者畏卑濕牧始安者歎瘴癘人之情也公
此行能鬱鬱久居乎公曰君言過矣上付吾方面不已
重乎自公去國大臣之明揚近臣之密啓群臣之造辟
士人之舉幡皆曰公宜在天子左右然朝廷每難其代
久之改知隆興府遣吏士輅新帥未至七年五月庚申
感微疾乙丑終于州治年六十五積階至朝議大夫公

列文四一

一一

在鎮五年晨出治事午未小憩復出夜漏上數刻乃休
已病猶自力屬續語不及私官吏軍民如喪親戚朝野
嗟悼吾黨相吊皆曰無以繫世道屬人望矣遺表聞贈
四官爲通議大夫公娶林氏侍郎簡肅公栗之孫能與
公同甘苦先九年卒贈碩人葬嘉禾里之仁山一男演
孫承務郎一女前卒奉議郎新知瑞州新昌縣宋應先
其壻也孫男女各一人公父子無跬步相離授代有日
命演入京銓注既發月餘而公指館演觸三伏走萬里
扶匭哀動行路俚俗客死者不返舍演獨奉公喪還第
以其年臘月壬寅與碩人合祔祭葬皆用古禮公少溫

潤玉立眉目如畫晚節清羸特甚不以官達爲樂自號
鐵菴平居問學抑畏自言四科之目最訥於言七情之
中所少惟怒一旦立殿陛與天子宰相爭是非可否貴
育不能奪也遺文皆精妙可傳有奏議外制雜著若干
卷公性孝友兄大輿弟大鏞早卒經紀孀幼恩誼甚篤
前葬演奉家傳諫草來曰知先人深者惟一二執友臞
軒王公邁旣狀其行上之太史矣銘以累子其受讀而
有感焉自昔論諫之臣泛則人主之意不悟切則言者
之身常危以本朝數大節目觀之論濮事獻可最切攻
新法坡公最切諫瑤華道鄉最切排和議澹庵最切是

數君子者前雖坎壈流落後皆遇合光顯列聖涵養作
成之也端平以後言綱常者衆矣公最切然公未嘗坎
壈流落外使鄉部帥巨屏內列法從陛下涵養作成之
也始其得罪與公同傳歷數宰輔皆言峴中傷深未易
解晚被收召辭不敢進及對上顧問甚寵因奏公等數
人淹留將老矣惟陛下記省上不以爲忤即日出宸翰
擢少蓬俄而侍書惟攝詞掖矣以上之於某如此知其
於公無他也使公無恙上必引以自近善類有復合之
理世道有將興之候矣烏寧天也銘曰 偉哉方公士
之準的色夷氣溫外若可即其內方巖鐵壁玉尺入居

遺補出歷方伯遠有諫草近有治績維古人物莫盛列
國孔氏尚論指不多屈曰僑遺愛曰肸遺直惟公所立
今之僑肸世無左氏賦此銘筆

後村居士集卷第四十

後村居士集卷第四十一

墓誌銘

劉君方氏壙銘

君劉氏名文禮字君防故工部尚書諱集之孫倉部郎中諱煒叔之子母恭人方氏以父任注漳州長泰縣主簿侍倉部守溫陵嘉熙戊戌七月庚寅卒于州治孺人方氏鄉貢進士君采之女母劉氏淳祐丙午四月癸未卒于家年皆三十一男一人吉翁君事親孝創股和藥迄起危病內行雍睦見稱家庭倉部之言曰兒玉也孺人奉姑謹蚤起晏眠因得羸疾孀居介潔不闔戶外劉宗之評曰婦冰雪也宜福厚宜老壽而脆薄奄忽州里之人聞而哀之二家尊老相吉翁治空之以淳祐戊申正月癸酉合葬于常泰里之久巖吉翁幼未能詳考二親之言行姑書棟槩納坎中以俟其長焉銘曰 悲哉其無年也幸哉其有傳也

刑部趙郎中墓誌銘

淳祐丙午六月辛丑永嘉太守趙公以疾卒于州治喪歸表之里第戊申三月己酉葬于宜春縣修仁鄉長豐山之原諸孤奉家傳使來致治命曰必以後村銘我乃叙而銘之公諱汝錄字明翁漢安懿王七世孫曾祖士

翁武略大夫祖不倦少師父善堅戶部尚書贈少師母
齊國張夫人忠文公孫女擢嘉泰壬戌第主東陽簿辟
崇陵橋道頓遞官易諸暨簿帥稼軒辛公羅致幕下辛
性巖峻公獨從容規益去為湖南刑獄司幹官使者悅
齋李公尤獎重益發洞庭委公討平之悅齋建闢就兼
機幕虜掠荆門守將委郡而去公單馬視關隘修守備
流徙來輯始城沙市塹湖水以濠之悅齋方為上功會
歸蜀但用考舉改秩知臨川縣訟險財匱昔號難治公
發摘如神鉅筭頓清鞭笞不試賦版自足秤提令下民
間疑懼建陽令關嶧樂安令史本新淦令趙崇取皆坐

奉新書不度鑄徙它人類招徠告訐簿錄富彙規以免
責公但諄諄戒董無犯令者臺閫交薦監鎮江府推貨
務舊注右選至是改用文臣公與葉棠俱以邑最被選
秩滿課羨三十萬增兩秩添差臨安倅屬建皇子府已
圖上矣公曰講堂宜在左尹矍然易圖以進丁尚書公
憂服闋領舊職既而廟堂議曰北倅歲入百四十萬非
趙其不可改北廳遷諸軍審計司軍器監主簿青齊內
附公獨拜疏請防後患邊臣以寶璽獻加恩中外公語同
列當流涕藏之太室可賀乎知郴州沙浦高垓峒徭方
結連跳呼榔六邑殘其半矣公馳入郡賊躡而至公令

民入保嚴扼津隘白于朝乞制司兵飛虎軍爲助賊劫
民競渡舟以濟公命設覆蹙之賊大半溺死遂收餘燼
攻桂陽八晝夜官軍苦戰賊大敗公合官民兵窮追俘
馘甚衆諸司以賊衰議撤戍公力爭得留千人未幾高
坡餘黨覆出我師夾擊前後破峒七降柵五十四縛酋
首斬彘下者數十人公以盜賊起於賦訟之失平宜章
令姚德驥貪殘失衆逐去之委僚佐行阡陌除苛細賑
飢乏刻催科條式于石增州學兩廡補萬石倉耗米三
千斛以計捕功增兩秩歷湖南憲漕去貪戢暴風行一
道移漕廣東解總領餉推鋒之外帑有餘財帥倉舶虛

席公佩數印材力綽然舶舟至吏請抽解公曰以俟新
使者南州場屋竟以賢書爲市公獲行賄者黥之遴選
考官明年合春官程度者倍於常舉時清獻崔公思為
以書與今觀文相國游公稱公有乾淳監司之風改知
安吉州江東提刑皆未上以刑部郎官召對言今內治
痼於玩心外治溺於幸心公去國又白首爲郎新貴人
無知己者歸奉崇禧祠差知温州瓜孰輒爲有力者所
奪如是者八年甲辰改紀申命趣行適繼乏絕公曰賦
不可增民不可剝也稍嚴酒禁私酤者不便之劭農當
詣某剝僧以樞府功德院辭公曰延見父老頃刻事耳

庸何傷郡人始猶疑議久乃信伏而公以勞屬疾矣得
年七十五積階中大夫祥符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人
廬陵羅氏普州太守全材之女先十九年卒子男三
人崇灑從事郎新喻主簿崇泌承奉郎崇滿通仕郎女
二人適宣教郎督視行府幹官彭夢瀆將仕郎曾擬初
尚書公倅婺公猶卅角從諸生拜呂成公于家塾歸能
誦所聞於呂公者策名早閱人多及接前一輩文獻議
論其脩身齊家牧人御衆皆有準繩常誦朱文公之言
今人以事事不理爲寬寬之義豈然哉故公之治尤密
察所薦多佳士吏非其鑿墨者不忍汰始余以檄留臨

一八四一

川後以使事至番禺於公行事得之聞見又嘗刺表公
方遠宦郡人言公居鄉杜門如處女終身無一字半語
干郡邑仕于表者或自到至罷不識公面而去公行能
高一世言語妙天下而爲人深厚耻自矜露余每歎當
世用公不盡之未足恨而議者知公未盡之爲可悲也
別墅曰野谷在城西五里竹樹茂密亭館樸素公樂之
不厭往而忘返年餘七十登陟如飛賦詠外課子孫講
學而已在郡每以定力不固輕出爲恨公博記工文尤
深於詩有野谷集行於世余大病起視筆研如仇聞公
葬作而曰公四十年故交也銘公非余而誰銘曰士

之生兮遇合難材或優兮時命慳瞻前修兮方冊聞進
多悔兮退差安李愿終身兮樂于盤謝公晚節兮懷東
山野兮之竹脩脩兮其泉潺潺昔於此兮考槃今安往
兮不還嗟乎明翁誠知其如此兮必不以一筇易兩輻
幸翁詩之可傳昭余銘之不刊

潘庭堅墓誌銘

庭堅潘氏名枋少以字行所爲文脫去筆墨蹊徑秀拔
精妙結字有顏筋柳骨小楷尤工自其鄉之交游達于
海內之士友見之皆擊節曰庭堅太白子瞻後身也及
廷試第三策傳京師帝貴向之擊節者更歛社曰庭堅

文四一

上

子韶龜齡輩人也一時名流爭願交下風庭堅亦益進
德鏗奇崛趨平粹油然可親意將大受之也調鎮南軍
節度推官衢州推官皆未上歷浙西茶鹽司幹官改宣
教郎除太學正旬日出通判潭州卒官下年纔四十三
搢紳逢掖之士聞而悲哀相吊曰天乎庭堅之止是也
墓在紫巖之麓距家十里許夫人黃氏二子初明仲明
初遠相擅國諱聞綱常青真洪竄胡魏以威言者端平
親政奮發獨斷雪故王叔人望返遷客乙未策士有疑
天命固人心之語庭堅對曰陛下承休上帝版德匹夫
何異爲人子孫身荷父母劬勞之賜乃指豪奴悍婢爲

恩私之地欲父母無怒不可得也宜紕荆舒之號挂秦
燻之冠散郢塢之藏以釋天怒又曰陛下手足之愛生
余死哀反不得視士庶人此如一門之內骨肉之間未
能親睦是以僮僕疾視鄰里生侮宜厚東海之恩裂淮
南之土以致人和時對者數百人庭堅語最直嘉熙丁
巳士民因火災上封多訟故王寃者距庭堅奉對時三
年矣會殿中侍御史蔣峴劾方大琮劉克莊王邁前倡
異論併誣庭堅姓同逆賊策語不順請其論以漢法賴
天子仁聖俱獲保全庭堅以此留落既而稍進為學官
通守人謂其沮抑久懲劄深非昔日之庭堅矣至長沙

三四

值日食求言庭堅封上曰熙寧初元日食詔郡縣掩骼
著為令故王一杯淺土其為暴骸亦大矣臣嘗悲夫流
俗之論辛卯丁酉之火皆謂故王為之此何異左氏之
誣申生也夫以無所逃而待烹之中生而忍以晉昇秦
哉故王得罪於權臣有之矣於陛下無間言也豈忍劾
尤伯有以憂陛下哉請以王禮改葬又移書游丞相曰
天下事當論是非不當論難易而非焉吾不為固也
難而是焉吾往矣其既以自許吾君不敢愛其死而變
其說公以為非耶不敢以為公累以為是耶願公毋病
其難游公心善其言未幾庭堅卒矣夫庭堅不以前之

一鳴自足惓惓之忠垂死而未已固已賢於人矣至於
論申生必不忍以晉昇秦故王必不忍爲伯有其言皆
根據義理不詭於聖賢一洗淫巫瞽史之陋則自左氏
以來言論紀者之所未發也使其老壽奉前席之間效
穎谷之對上意其有不寤天理其有不復者乎烏虜悲
夫庭堅爲舉世所愛惟爲一峴所惡峴亦人也本善余
三人者余爲玉牒所主簿峴爲丞考省試出峴曰君可
酌酒賀我余請其故峴曰吾爲國得一士問其姓名則
庭堅也是時峴不特善余三人亦善庭堅後擢臺端希
旨論事得喪戰於胷中議論變於頃刻其意不過欲釣
取高位爾然天子察其爲人終不大用其鄉人言峴晚
殊自悔前死一兩月衣冠飲食亡恙而時時諠諠若喪
志者余曰峴之謔語久矣追懷疇昔四人同傳歲晚惟
余獨存故詳著之庭堅初名公從竹避上嫌名改焉世
爲福清閩縣人曾祖懷英祖子儀修職郎邵武軍戶曹
父鈞伯榮州助教母陳孺人其卒以淳祐丙午八月癸
丑葬以其年月日銘曰 公議如元氣兮入乎人之肝
脾有一時之榮辱兮有千載之是非昔在有周兮觀孟
津之師於扣馬之諫兮曰扶而去之彼八百國之同兮
不能止一士之異焉乎此所謂世教兮所謂民彝倚庭

堅芳奮布韋獻在曝芳冀有神身雖訛芳志則伸骨可
朽芳名永垂

陳安人墓誌銘

予友尚書郎吳君謀將合祔其母夫人陳氏于先府君
贈承議郎諱元度之墓哭謂予曰叔告幼失怙自孤童
至成人自寒士至郎吏二千石非已之能惟母之教夫
罔極之德莫報不朽之傳可圖也敢以宰上之碣累子
按吳陳皆水南著姓世姻也夫人父諱景溫府君舅也
初府君孤身從父多子及羣從瓜分先業府君終無一
言生儉疎財歿纔四十幼穉盈室夫人以嚴誓已以

二四一

儉葺家誨二子皆知名循伯象上春官叔告少與兄同
薦端平乙未遂冠多士嫁六女皆故家朱璞陳顯顧樵
余孔璋柯齊賢朱師古壻也循伯與上三女前卒孫男
三人起溼淳祐丁未進士起聞起家夫人以子陞朝封
安人得年八十六卒以甲申三月甲戌葬以明年閏二
月丙辰墓在國清里之蔡巖距府君之沒四十有八年
葬二十有三年矣夫人靜專慈紛華高簡有識度言里
母之賢者尚焉叔告佐節度府登館閣牧臨川皆奉安
輿以行福唐多甲第名園然夫人出游之日甚少在輦
下厭市聲先歸故其子不敢久于朝視其子之進為未

嘗喜及其失臺郎而再予麾也又失麾而畀祠也俄復
召而復尼也夫人泊然未嘗以爲戚故其子能即安于
家若夫人者可謂賢已昔荆公銘錢母之墓不書其子
之首甲科而以其母榮辱接乎身而不動其心爲賢錢
氏欲稍損益其詞公毅然不許嗟夫立身揚名以顯父
母聖之格言人之至情也公之書法母乃太嚴乎按是
時錢公方爲太常丞校理公所書止是爾其後爲治平
舍人以封還樞密副使詞頭謫官去爲興寧諫官以劾
薛向忤旨去錢公所以顯其親者愈偉而銘不及書矣
余然後知公待錢公之厚而托錢母之遠也君謀勉之
銘何如中壘傳

方潛仲墓誌銘

潛仲方氏名清孫幼敏晤絕出端平甲午生十七年矣
與父太東兄澄孫同拔胄解父子聲價一日喧輦下明
年父擢乙科潛仲攷中春官以策場小誤報罷其年入
太學丁未凡擢甲科潛仲公私試每得雋幾校外優人謂

其成名當不在父兄下戊申正月戊辰以疾卒于家年三十二凡鄉之交游與四方之朋友皆聞而哀之初族叔祖瑞州通守祖同長子監温州雙穗場元善無子欲子潛仲父兄莫許也既而通守與潛仲之父皆卒潛仲卒後元善事所後父若本生父待兩家骨肉情義如一雖少年高才然性易良色謙挹意天之所壅培長養以貴達其身而亢大其宗者而摧之暴奪之慘如此愛潛仲者求諸理而不得其說則曰才與命不相值也福與慧不兼全也嗚呼有是夫才者乃灾身之具而慧者乃賊性之本歟潛仲自牛角出不經意語輒驚人程文既工詩句多警策有味然未嘗見其苦吟也措法尤端勁可寶然未嘗見其學書也嗚呼人積學而不能君不學而能豈獨人之所基雖造物者固有所不樂於潛仲耶娶舶使黃公非熊之女嘗有一子不育兄蒙仲以閏二月壬申附潛仲于本生父主簿之墓銘曰 兄掩此坎兮永抱仲氏之悲友書此石兮以慰伯氏之思

司農少卿王公墓誌銘

紹定之末上始親政相舊學收名士明年改元端平王公邁自南外睦宗院教授赴都堂審察既至丞相鄭公字公曰學官掌故不足浼吾實之俄召試學士院策以

楮弊公授據古今攷究本末謂國貧楮多弊始於兵乾
淳間行楮數止二千萬時南北方休息也開禧挑虜增
至一億四千萬矣紹定加山東一筭增至二億九千萬
矣議者徒患楮窮而不懲兵禍姑以今之尺籍校之嘉
定增至二十萬八千有奇用寡謀之人試直突之說能
發而不能收能取而不能守今無它策核軍實空邊費
楮楮第一義也又言修內司營繕廣內帑宣索多厚施
緇黃濫予嬪御凡此之類未嘗裁摶徒聞有獻括田推
鹽之議者向使二事可行寶紹之相行之久矣改絃伊
始柰何取前日所不屑行者而行之乎又因楮以及時
事言君子之類雖進而其道未行小人之迹雖屏而其
心未服昔章厚言宰執舉臺諫非故事以攻馬呂是小
人而能爲君子之言安知今無此言乎司馬光改役法
蔡京爲尹即日奉行是小人而能迎君子之意安知今
無若人乎范純仁以國用不足欲復青苗是君子而効
小人之尤其事駸駸見矣此小人所以不心服而君子
亦不能以自恕也時臺端王公遂攻喬樞或言王公主
鄭而援真又方議履畝收楮故公之言如此末言執事
排闥國拓地之謀是也而迂正心誠意之言則過矣發
策者趙公汝談也讀之聳然改去正心誠意等字除正

字參與文忠真公時已病余與門人陳瑤端用問疾公
曰實之策好進德未已公世居興化軍仙遊縣之皂洋
曾大父諱贊大父諱汝舟父諱鑑庚戌進士終於古田
主簿贈朝散郎母安人傅氏少有場屋聲以嘉泰甲子
貢于鄉嘉定丙子再貢丁丑擢甲科第四人為潭州觀
察推官丁內艱調浙西帥司幹官所事鄒帥應龍趙漕
汝諧表尹韶皆貴倨公與亢禮不少屈俱嚴憚之俄考
廷試詳定官王元春欲私所親真高等公顯摘其謬元
春怒嗾諫官李知孝誣公在殿廬語聲高免官其教南
外也真公作牧相從其驪每竭忠告以裨郡政其召至

三四一

一一

都也真公典舉公為初考與奪升降必咨焉所取皆老
於文學者入館數月上又相喬公或傳舊弼某人復用
公封上曰天下之相不與天下共謀之是必冥冥之中
有為之地者且舊弼姦險刻薄天下所知復用則諸君
子空於一網矣又言吳知古陳洵益撓政踰月輪對首
言君不可欺天臣不可欺君今危機交急所倚二相左
曰眷衰宜去右曰謗興宜去昔有讒趙普者上責以鼎
錙有耳云眷衰者盡自反曰吾何為不能堅上眷如普
乎富弼以宦官宮妾不知名而相宣麻之日百僚舉笏
云謗興者盡自反曰吾何為不能副人望如弼乎外若

推遜中實思猶以為比周交信譏誚大臣倡羣臣和是以從索經廷有容悅無箴徹諫官御史言不行身不去非欺君歟陛下帝曰自負其言酒果如禹乎不遜聲色果如湯乎叔里皆陰與乎比司皆昌強乎抑猶未也非欺天歟又言厚權臣而薄同氣為欺天之大者宜紕謫改葬以回天意公由踈遠見天子空臆無隱唯諾如家人語上為改容言者彈公論邊事過寶鶴山魏公侍經筵為上言惜其去改秩通判漳州詔以禋祀雷雨求言公又封上曰天與寧考之怒久矣麴蘖致疾妖治伐性初秋踰旬曠不視事道路憂疑此天與寧考之所以怒

文四

也隱刺覆絕攸熹草籠網淪法斃上行下倣京卒外兵狂悖迭起此天與寧考之所以怒也陛下不是之思方用漢災異免三公故事環顧在廷莫知所付遙相與之臣恐與之不至魁柄它有所屬此世道否泰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括也臺官李大同言公交結真其洪其魏其以收虛譽削一秩免蔣峴劾公前疏妄論倫紀請坐以非所宜言之罪削一秩久之復官通判贛州改福州建康府信州皆不行淳祐改紀通判吉州右正言江公萬里袖疏榻前曰王其之才可惜不即召將有老不及用之歎上曰當以為文字官有尼之者遂止知邵武軍在

郡詔以亢旱求言公驛奏七事而以撤龍翔宮立故王後爲先時鄭公再相以左曹郎官召公力辭除直祕閣
廣東提舉公歎曰吾老矣安能酌貪泉犯瘴霧乎再辭改侍右郎官未行以諫官焦炳炎疏予祠先廬既燬借居城中傳舍處之夷然日與諸生故人登臨樂飲一日送客歸得疾經昔猶衣冠與明人語俄奄然而逝淳祐上巳之翌日也訃聞上臨朝悼惜除司農少卿以華其終丞相誅之甚哀積階朝請郎年六十五將以明年正月十六日葬于珠嶺之原娶安人洪氏三子長德肸以遺澤奏次德星爲伯父後次德瑁二女長前卒次適從事郎

卷之四一

監永平監宋應起公本以學問詞章發身而尤練世務佐二幙丞兩郡剖決敏書判健易尚書被戒潭士曰此君不可犯奪勢家冒占田數百畝以還漳民至吉推各削州倉斛面聽民自糶賑澹水災樵人德之然公學可以經世而豪芒未試文可以華國而終老不售曾竒腹憤一切發於窮居野處逆旅行役之間其抑揚頓挫開闔變化各有態度不主一體初若不抒思徐考其機鍵密首尾貫音節諧若他人嘔心肝擢賢而成者子昂太白之流也公素剛直尤惡諂子真公每曰實之英氣多和氣少面折權貴人不稍假借於賢者則推下之後

學則接扶之開講席持文衡士因公成名者其衆矣游
有過必規或痛譙責及其人有急難則又汲汲營護不
遺餘力故里中逢掖於公屬纊平者盡哀返柩送者空
巷公嘗語余君銘德潤皆實錄它日無忘余也余不敢
谷前葬德昨龔君來告烏庫公言果不祥乎夫遇不遇
天也知不知人也昔董生作士不遇之賦而虞翻有世
無一人見知之恨悲乎董生之不幸未若虞翻之不幸
也余於公竊有感焉初端平並拜二揆朝野知左必去
鄭公所致名勝滿朝不能助至有袒右者公位取卑獨
為天子言更化以來卻餽而貴近然守法而僥倖然汰

列二四一

一五

允而驕卒然籍貧而饕更然皆鄭公謀身拙所致且引
唐權戚不樂宋璟使優人為旱魃之戲卒罷璟相冀以
感悟上意然鄭公迄不可留而公先逐矣方是時公豈
能前知鄭公復相於十年之後哉及歲丁未白麻告廷
談者皆曰驪軒升矣公方且拜疏申言鄭公有愛君子
之心而無主君子之力抗相李公論公出館既而悔之
公評近世宰輔至李必曰賢相徐尚書清叟與公有違
言公晚應詔謂徐有人望可用彼知孝也大同也峴也
甚叔量公或曰阿黨或曰忿隘觀其接鄭公於機筭並
興之時箴鄭公於衮繡遄歸之後阿黨者能之乎李徐

言公之失公譽李徐之美忿隘者能之乎公與人交終始不變頃鄭公歸鄴十載公雖貧歲走一力問安否鄭公後爲余言朋友中可保歲寒者實之一人爾烏庫公有區別賢佞之功而受阿黨之名鄭公累公公不累鄭也有兩忘恩怨之意而蒙忿隘之譏李徐負公公不負李徐也余懼天下後世未有知公之心者故著其大節揭之宰上使過廬而式下馬而酌者有考焉銘曰昔有信不見察於世兮忠不見容于朝血變化而爲碧兮氣鬱勃而爲潮悲二子之積憤兮貫千載而未消嗟吾友則異是兮安一生之寂寥曰性命之相通兮賦予之相遠非余命之多忤兮余性之所招寓雅言於善謹兮散牢愁於長謠悟人間之刺促兮返物初而超搖生不嗅腥腐兮死寧淪於厲妖爲靈芝於銅池兮爲慶雲於璇霄亂曰往真魏之倡和兮嘗迭奏於咸韶彼李蔣之喧啾兮又何異於蟬蛸

張碩人墓誌銘

碩人諱正因武功大夫果州團練使諱傑令人趙氏之女中奉大夫南雄使君許公諱經字處常之妻奉議郎通判漳州鎬從政郎行在和劑局鈔迪功郎浙西安撫司準備差遣鍾之母以夫官五品封令人子陞朝加令

封淳祐丁未五月己未卒於鍾官舍年六十九一女適
紹興府法曹李珪孫男一人女三人明年七月壬申歸
柩于永嘉縣建牙鄉昭與原使君之阡張氏之譜曰天
寶中丞死守睢陽其後家焉傳七世至靖康繼密統兵
勤王扈從不返惟子婦祖夫人携四子得脫其季遂爲
杭人團練之父也碩人卅傳忠節父有詩名於歲史皆
貫通家居京轂母生王郎於禮節尤閑習少有志操許
君擢丙辰第行媒矣秀郎亦來求婚碩人願歸儒家事
姑孝未嘗自逸也坐立必侍傍飲膳必經手姑歿至葵
哀動路人芝產原上事夫敬然不苟順也俸入必問券

旁當得與否故其夫有廉聲聞管龔必鑿廢曰痛痒均
也故其夫有遺愛許君嘗佐荆閩虜至同舍欲遣其孥
碩人曰如觀瞻何衆愧而止未三十即歿卅味修禪觀
嘗有聞於清道者濟書記暮年數偈融悟透徹解外膠
見本性非但世俗人不能道雖大浮屠老居士未必能
也常日言吾死必於父母之邦又曰它日眩暈則行旣
而皆然三子記碩人言行千里謁銘其詞甚哀追念昔
仕豫章並游英俊使君其一也視余如兄弟碩人視山
婦如妯娌每詣使君戶外常有客履室中略無食器聲
須臾樽俎肴核不戒而具戶庭肅然錫方垂髻已執禮

劬書余以是知碩人之有家法也余晚逐于朝交游皆
散獨鍾載酒追餞余由間道過建鎬宰甌寧亦迂道出
城相勞苦不曰逐客而曰父執余以是知碩人之有母
道也銘曰 危不避地家之所傳死不怛化衆以爲禪
豈曰禪哉儒書則然女子所立學者愧焉其人其賢其
世必蕃

後村居士集卷之四十二

表

擬謝宣召入院表

代西山

君命不俟駕忽誤忝於招延王言出如綸俾進專於潤色光生閭巷榮動縉紳臣中謝竊觀列聖之用人惟待詞臣而加禮蓋於言語文字之外責以論思獻納之忠始雖忤旨而弗谷終乃棄瑕而復用脩除翰苑在環滁出守之餘軾侍禁廷亦赤壁歸來之後豈非加歲月則其文老經憂患則其慮長遂居濠巖以備顧問如臣者才華不競愚曷自將掌先皇內制者六年每慙越俎迨

三十五

陛下初元之再命竟許循墻以驅馳州縣之頻加廢放山林之久見聞寢少藝業益荒結茅屋於雲邊已甘終老瞻玉堂於天上若隔前生敢圖白首之重來過辱清衷之妙簡遽玷久虛之拜真成三入之榮茲蓋伏遇陛下肆筆成書解絃調瑟謂王者之志見於詔不亦大哉而天下之動鼓乎辭豈容默已宜有文章之宿老俾專典冊於明時奚取臣愚廼承人之乏臣敢不推明上指播告多方小技未爲尊良有慙於詞禁大節不可奪真無負於聖朝

擬謝學士表

擬謝學士表

召還禁橐矣補事功擢長鑿坡遂專典冊寵光特異慙
懼交深臣中謝臣猥以鯁生奮于下土少而掌制曾莫施
潤色之工老矣談經異有補緝熙之學人或譏其迂闊
上獨察其樸忠迹似牧之方一麾於江海才非應氏乃
三入於承明况九重新政化之初而兩制極文章之選
鴻筆固資於擢揆鯁言尤賴於論思歷著名臣具存故
實陸贄於詔書之外每上奏篇歐陽雖帖子之微不忘
規諫臣何爲者心竊慕之茲蓋伏遇 陛下湯德又新
堯文有煥震雷劃地螫蟲各動於真機杲日中天螢爝
奚施於末照顧容孤士謬冠禁林臣敢不圖報隆知勉
殫薄技念官爲學士豈無時政之可言儻號曰私人則
匪微臣之素志

擬謝衣帶鞍馬表

蕪辭奚取掌中禁之絲綸殊渥有加輟尚方之服御寵
綏攸逮捧戴曷勝臣中謝臣縑縷寒蹤虺隤暮齒向也
錫之鞶帶竟招三褫之尤政惟範我馳驅未有一禽之
獲敢圖朽質復玷恩光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藩飾治
功攬收威柄解衣以待士尤感於招徠持策而臨材壹
歸於駕馭不然衰悴曷致輕肥臣綿力雖疲丹心猶壯

願言補袞輔時政之闕遺未忍執鞭求此生之富貴

代西山丐祠表

臣頃因拙恙屢乞叢祠仰蒙至仁曲垂殊眷今則假寧將滿湯熨未瘳臣上則係累於明主之恩下則怵迫於輿人之議去留交戰進退兩難雖以采薪之憂力辭繼粟之禮然而身方憊甚力弗任於造朝心固皦然迹有如於徼寵用茲皇惑愈甚沉綿亦恐政府位高書生命薄惟知足知止者天之道欲生欲安者人之情與其貪戀以挺盈滿之灾孰若勇決而希退閑之福非復具文而有請仰希造命之必從欲望聖慈察臣不欺閔臣幾殆姑停新渥速昇外祠俾得暫還山林壹意鑿藥大恩未報固難袖手以即安宿疾或平所願捐軀而未晚

代西山辭資政殿學士京祠侍讀表

疲瘁弗任乞投閑於田里眷留未替俾養疾於京師待遇過優兢危愈甚伏念臣才能素薄分量易盈累載退藏頗健頑之自若一朝進擢乃衰病之交攻無所歸尤可以言命惟力求於閑廩庶少假於餘齡至如祕殿經筵以處舊臣宿老臣未嘗就職於忝竊以非宜旣已乞身又徘徊而不去非獨有徼君之罪抑將貽固位之譏念平時講貫之謂何乃晚節眊昏而至此輒殫血悃仰

顯皇明欲望聖慈俯矜危蹟抑臣之寵以消弭其災屯
容臣之歸以保全其出處收還殊渥改畀外祠儻還山
果遂於再生則報國豈無於他日

代西山上遺表

疾不可爲庸力辭於大任死之將至猶未泯於孤忠願
假湏臾少陳悃悞臣中謝伏念臣迂踈一介際遇兩朝
固無赴功趨事之才施諸當世獨有憂國愛君之念對
越上蒼寧皇調瑟之初陛下飛龍之始俱承睿獎屢進
瞽言雖聖主隆寬納以如天之量然柄臣積怒墮於偃
月之機栖遲故山轉徙外服不圖華髮再覲清光從容
便殿之對揚密勿細擅之顧問賜之親札等恭陵遇赦
之恩讀所著書規神廟待光之禮臣惟國士之知未易
報而天下之事尚可爲每殫千慮以開陳冀有一毫之
補益豈謂病乘衰至命與時違昨畢文衡晉參政枋紹
璫及門而臣不能迎揖車馬陳庭而臣不任馳驅累上
封章力乞骸骨玉音記憶至諏訪於近臣奎畫眷留苦
寵褒於舊弼中嘗小愈俄復弗支丹附之力已窮膏肓
之證交迫昔楚之囊尹將終有城郢之言唐則房喬垂
歿進征遼之諫臣雖憊甚心竊慕之欲望陛下以剛
健濟文明以知行充學問勿道用兵之二字休養民生

常思宥坐之兩箴隄防物欲篤信君子以逆杜小人復
進之漸堅持正論而無使邪說得乘其間求文武之奇
材講兵財之實政至若沃心之要旨備於衍義之一編
儻覽觀不廢於燕閒則理亂昭如於龜鑑上以副祖宗
傳序之意下以慰生靈望治之心臣餘息甚微丹衷不
昧闔棺事定豈惟益之敢求戀闕心存悵軒墀之永隔

擬謝吏侍兼給事中表

為洪文作

貳卿之職尤重於天官兩省之班特高於夕拜榮甚九
重之擢惕然數器之兼中謝伏念臣蚤忤當權晚逢親
政每謂永嘉之末無復微言不圖正觀之初樂聞直諫

旋繇烏府躡拜鳳池雖弗居擊搏之官猶欲舉封還之
職然而精誠未能感悟議論無所建明車轉麟馬蕭蕭
苦口莫回於輕舉印纍纍綬若若病軀徒愧於久留屢
闔戶以控章亦扣墀而還笏未拜玉音之俞允反蒙御
筆之超除銓部文書猶規程之可守銀臺封駁豈風力
之克堪而况翰苑辭林經筵史觀名臣森列柰何越樽
俎而代庖高位疾顛實恐因負乘而致寇上無以稱荅
蕩蕩乾坤之造下無以慰塞悠悠風塵之談祇服寵榮
倍深憂畏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舜聰旁達堯哲周知
蟲壤一新更膠柱不調之化福威自出收太阿倒授之

權察臣無黨援之私冀臣有論思之助臣敢不深惟簡
在益自勉旃不改丹心常若端平之初節勿汗青史庶
爲元祐之全人

代謝兵部尚書表爲余子壽作

貳卿職曠弗以績聞八庶班高乃容次補誤渥至加於
疊組牢辭莫許於循牆仰戴雲天俯臨淵谷臣中謝伏
以周嚴九伐以振國威晉命六官必先民譽矧在修政
攘夷之日尤難制軍詰禁之材如臣至愚於世寡偶蚤
更憂患惟義命之是安晚竊顯融非心思之所及屬當
寧更新於大化舉在廷絕企於末光顧當斯時服在邇

列韓愈奏從官之技莫望昔人王吉云俗吏所爲殆譏
臣輩敢圖天獎超拜夏卿方疆場之間未寧而甲兵之
問日至上無籌策可以獻納下無精力可以簡稽又况
掾史事叢瑤編體大材能素薄僅堪智効於一官委任
特殊遽使身兼於數器龍光所逮蚤負曷勝茲蓋伏遇
陛下親攬威權旁求俊乂謂臣雖無高論然粗達於時
宜察臣不爲清談或可施於實用遂令迂拙亦玷高華
臣敢不精白承休靖共好直陪輔朝廷之遺忘所願竭
忠奉行臺閣之文書豈爲稱職

代曾知院上遺表

建肅請行誓弗移於初志拖紳垂絕猶欲獻於遺忠
効諄諱冒干聰睿伏念臣蚤繇孤學被遇先皇冠多士
以策名越群公而輔政當寧察其平實昭示眷懷權門
甚其異同甘從閑退專於一壑十有六暮晚逢聖主之
解絃俾護陪都之留鑰單車過闕累疏議邊蹇叔奚知
將止穀陵之役蔡謨過計不勝江表之憂誤簡宸衷載
陪國論 陛下欲長駕遠馭而臣不能輔贊 陛下欲
更化善治而臣無所建明比者商夷擾吾疆場每值羽
書之交至仰瞻玉色之不怡茲主憂臣辱之時既叨授
鉞惟朝聞夕引之誼敢後著鞭屬有司之調度不齊且

在廷之議論屢變勇往有輕揚之悔徐行懼逗撓之誅
旬月以來寢食俱廢始終一意未改風雲之壯懷憂
萬端忽罹霜露之末疾臣年六十不為天官二品不為
卑今將溘然無可恨者獨君父之恩未報國家之事方
艱敢陳易箚之詞冀動凝旒之聽欲望 皇帝陛下修
德以回天意施惠以固人心親君子而勿搖於小人合
衆謀而又決於獨斷下輪臺奉入之詔興起觀瞻拔泚
水赤壁之才掃平氛祲使亭障無一塵之警則宗社有
泰山之安臣景迫崦嵫心存軒旆鞠躬盡力之志莫効
驅馳將死深悲之言或冀采擇

袁州到任謝表

漕噴言而去國自昇空山奉明詔以典州且叨善地已
臨封域具布詔條臣謝伏念臣本起輒生取爲拙官
偶逢總攬遂忝旁招猥塵公府之僚嘗奉便朝之對莫
施螢爝裨日月之清明雖批龍鱗覺雷霆之開霽惟小
臣之孤立恃明主以少安及速抨彈尚蒙涵貸支離賦
粟方此養痾象罔得珠俄而起廢惟表爲郡舊名安靜
之區與盜比鄰今亦孤危之地城空無備兵少且羸以
妄庸繆分千里之憂恐倉卒難待一朝之變而况別慈
顏於膝下魂夢屢驚旅隻影於天涯宦游奚樂徒有君
親之一念若爲忠孝之兩全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奮
發主威作新吏治謂多壘艱虞之際務使民安凡錄屏
臨遣之人率由聖擇迺如臣等亦在數中臣敢不厚培
本根申畫封守長江之險與我共願爲強敵之防四境
不治如之何此則微臣之罪

廣東提舉謝到任表

起廢察州從天而下便私易部遵海而南具布漢條初
行粵俗臣謝臣竊稽使指備載聖經君之遣臣也有
光華臣之報君也以忠信今百端之供億殆徧國中餘
一髮之本根獨惟嶺外方且糴舟之發銜尾鱗鈔之取

及霄空熙豐以來之儲增紹淳未有之額使實生而及
見哀痛謂何雖劉晏之復生變通安出乃如臣者豈其
任哉嘗試絃歌本必賤言游之緒論迨分符竹慕陽城
元結之遺風又開池而里居尤闊踈於時務疚心徒切
着手實難惟有清修革彼籠苞之類詎宜謬巧取諸荷
箬之間民生或不自聊臣死奚足塞責矧郡邑之三風
猶熾與閭閻之五瘡未蘇曾是人微欲其身率茲蓋伏
遇 皇帝陛下記功忘過舍短錄長謂一男子安上書
本緣愛主屬見大夫無可使遂取充負庶令荒遠之情
悉達靖淵之聽臣敢不褰帷而訪草奏以聞惟無瑕者
戮人必先己責以不貪而爲寶少戢吏饕

廣東除運判謝到任表

庾氏命官法百久任漕臣之使恩許驟遷外竊光華內
叢憂懼臣中謝臣恭惟列聖尤重遠臣在裕陵時命端
頤之前輩及淳熙世用光朝之老儒非取其趣辦之能
蓋責以將明之事如臣迂拙荷上使今憤士風之垢汗
慨國計之殫乏雖有范滂之志終非所長豈無韓滉之
心不贍於力君命幾於辱矣臣罪猶自知之曾謂選掄
就令飛輓塞下之餉方急湟中之糴復興每於吏民相
詰語之間具言朝廷不得已之意然而東南之勢久矣

可結中上之家今皆餅罄芹味若可羹而為獻葵根恐
因刈而愈傷况詔書之丁寧極聖意之憐但若為展寬
稍釋顧憂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德照百官明見萬里
並收多士莫非建功立事之才不棄諸生有取固本深
根之說迺如孤外亦在選中臣敢不益秉公清少蘇凋
瘵驅馳原隰務畢達於下情臨履淵冰庶不隳於晚節

江東提刑謝表

寂寞之濱粗安拙守光華之遣特出聖知雅備為之激
昂捧拜至於感咽臣中謝瞻言江表寢迫風寒常情但
急於防邊朝筭尤先於固本蓋式敬爾獄預知王國之

長而能察以情可必魯人之勝所以繇諸生而推擇為
其繁一道之戒休伏念臣昨尾百僚莫裨一畫所言妄
發朱雲素著狂名於短求長杜牧尚堪廢使不惟筭商
鬻策抑且搜粟買牛文俗之事飽更筆墨之道都廢上
前誦賦諸老賞雕蟲之工省中漏言萬里獲池魚之禍
以矣三緘而避謗恥於一字之辨誣不圖改瑟之初復
忝乘軺之選課事功則臣已試亡具深歎毀畫於瓦墁
論風力則臣孤立易危矧欲動搖於山嶽疆顏一出舉
職極難徒抱書生澤物洗冤之心庶為明主祈天永命
之助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有建隆之神武有乾道之

英明拔士不以一涂觀人於其大節謂山深林密宜
久避於網羅察隱下原馬老馬粗諳於道路起之閑廢假
以寵靈臣敢不精白乃心咨諏所部容姦人則善者奚
勸憚大吏則小且有辭無瑕可以戮人首蓋礪律身之
供罪監不違將毋終當陳反哺之情

貢布表

袁州

舜絃方奏適當被袵之時禹服攸同爰謹首絺之典意
均芹曝禮寓篚苞臣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寶以儉慈
麗惟道德輕淫薄賦首捐布縷之征固本深根尤紕繭
絲之說凡受專城之寄謹修任土之宜臣叨守春臺逃
瞻重殿屬屈金流之候初御微涼雖非火浣之良庶存
故實

謝戒諭賊吏表

江東憲司

皇之敷言莫匪訓彝之大官之失德實由寵賂之章賴
聖天子之至仁與士大夫而更始臣中謝竊以建隆創
業盜臣必具於五刑乾道厲精汚吏罕從於三免伏窺
一札丁寧之意仰合二祖英明之規茲蓋恭遇 皇帝
陛下張國四維擗王八柄謂恭儉無載爾偽乃在位之
與常儻風愆有一于身是甘心於暴棄豈特麗朝家之
重辟亦永為名教之罪人臣敢不倡率屬封恪共明詔

昔拓康英溷人或怠於自修今墨封阿育孰不強於爲善

賀明堂禮成表

奉二卣於明禋邦儀八舉練中辛之剛日祀典一新溥率均驩顯幽並朕臣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遵禹勤儉法文肅雖立重屋以饗天若稽古制陟茂陵而配帝蓋取經側身弭雲漢之裁治外嚴采薇之衛旣交精禋遂致休嘉臣隄睇國陽載馳江左宣室受釐之問雖莫奉於末光清朝顯相之時尚能形於善頌

賀皇后殿

聖能饗帝存茅蓋之遺規王假有家實椒塗之內助驩騰萬縣慶洽宮闈臣中賀恭惟皇后殿下體樛木之和躬澣衣之儉齊姜任嗣大妣聿追治古之隆屏玉女邵處妃不待詞臣之風旣受多祉遂形四方巨跡遠闕庭身馳原隰瞻翠旗之旖旎空想禋儀秉彤管以形容莫施薄技

進銀狀

繫周禮之二卣祀典聿崇獻禹服之中金邦儀敢發上件銀寶寧愛地冶匪鑿山奉耐有嚴奚慮失侯之罰貢珍惟謹且殊遣使之求

謝明堂赦表

在國之陽既成熙事配天其澤爰下寬書凡屬履臨悉蒙曠湯臣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憂勤庶政抑畏小心稽典禮於累朝薦馨香於重屋周禋明潔致裸鬯以告神漢德沾濡與吏民而更始歡聲雷動和氣春回臣猥以暮齡逢茲盛旦身方遠外莫瞻依玉輅之塵職在平反願推廣金雞之詔

除將作監直華文閣謝表

淑問周咨茂然事稱崇班顯職不以次升簡記出於清衷寵光萃乎晚景臣中謝伏念臣方心泥古浮譽災身

素之蛾眉愧時粧之不入譬猶蟲臂聽元化之所為非上聖如天之并容則孤臣何地以投足然而弓旌每下增繳亦隨北有斗南有箕靡堪挹數高曰原下曰隰甘老驅馳貫索未清埋輪無勇客嘲雄之拓落友笑良之往來至若大匠名曹重華奎閣已隨鳧而逝矣乃兼熊魚而取之從雲氣望蓬萊維歎風帆之引夢釣天游帝所尚聆廣樂之餘曩嗟十載之漂零今喜九重之賞識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既新庶政尤體羣臣憐杜甫之丹心不忘明主問馮唐之白首猶是潛郎未許退藏復叨進擢臣誓堅拙守仰蒼霄知君遣使為之歌皇華

敢憚騏駟之遠役臣無母何以至今日終懷烏白

謝賜同進士出身表

臣某言伏準 御筆特賜臣同進士出身除祕書少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崇政殿說書已於九月十六日祇受賜出身勅命者奉身去國曷嘗一飯之忘君錫策登瀛親遇九重之知己承學之流咸勸明主之恩不貲臣某 中謝 竊以儒科至榮史筆九重轉難廷試不就因見遺仁祖之朝曾鞏總叙既成且莫副神宗之意如臣者少雖勤苦晚益情荒當劉賈未風之時莫拔一第及宗元久斥之後絕意復收起廢徒中奉使江表

不圖白首尚簡清衷招屈原於脩門憫其憔悴見賈誼於宣室訪以治安天顏咫尺之不違雲章昭回而下飾遂舉朝廷久虛之典如待巖穴特起之材無同進與爭時名有至真以為座主昔先人掌太史蓋嘗窺金匱之書今天子詔諸儒復使陷石渠之論遭逢出於千載光采震於一時人以爲夸臣之所懼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改絃更化設虛待賢雖得士於舉選之中猶技才於尺度之外臣朔 子之儼始謂報聞字洪六十之年迺蒙親擢寔誰不世之遇愧匪能言之倫臣猥以暮遲忝茲優渥不願矜文章之小技但當蹈節義之大閑惟孝惟

忠念君寵母恩之難報則筆則削矣天刑人禍之足憂
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表稱謝以聞

經筵進講禮記徹章謝轉官表

禮毋不敬甫終典學之功王求多聞爰懋談經之賞光
生虎觀愧極鵷梁臣中謝自淹中之傳失真而野外之
儀因陋齊魯兩主之泥古或遂許以大臣并汾諸子之
逢時尚有慙於明主於皇昭代取則遺編內而踐脩身
齊家之言外而詳班朝治軍之制策進士賜儒行瞻淳
化之奎文幸太學講中庸屈重華之清蹕肆英辟不承
於前列命群儒各誦其舊聞風雨不渝星霜屢易生而

知之上也發明靡待於切磋臣何力之有焉傳習未離
於佔畢例遷華秩祇覺覲顏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以藻
旒之尊資氈厦之益每稱制而臨決亦刺經而參稽仰
止高明一洗后倉戴聖之訓詰頤如淺陋莫傳胡爰張
載之緒餘偶際休明繆叨優渥臣等敢不俯鞭退惰仰
贊緝熙漢臣夸稽古之榮不過俗見孔聖戒事君之諂
求佩格言

除祕閣修撰福建提刑謝到任表

操觚入館賁以舊擅乘傳起家榮於書繡雖愜循陔之
志詎忘存闕之心臣某中謝伏念臣繇羈旅而立朝恃

君父爲知己擢髮數世卿之罪道路誦傳造膝求明主
之言天日臨照及屢駁詞頭而抗論果收還鬼質之除
書然猶受求疵責備之衆攻叢責直患失之二謗擗排
甚力記憶愈頻俟駕而行固難遁防風氏之戮出門有
礙懼見加凍章子之名方將耕絲田而終身敢作乞鏡
湖之妄想不圖睿澤就擁皇華奮於瓜牛廬之卑被以
駟馬車之寵慈母一笑喜問不疑之平反故人相孚勿
犯孺文之公法思仰副朝家之隆委非直爲閭巷之美
觀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更大化以作新體羣臣而任
使謂臣已侵暮景有百年期願之老親察臣見齒且評
無一飯睚眦之恩怨拔諸閑退處以便安臣敢不絕爪
李之嫌盡桑梓之敬內存孝謹常保垂魚之歡外落驕
榮庶免沐猴之誚臣無任

後村居士集卷第十三

玉牒初草

皇宋寧宗皇帝 嘉定十一年

正月癸酉朔御大慶殿羣臣朝賀 辛巳填留守氏距

壬午樞密院奏李全劉全楊友季先率先歸附克復東海漣水等處詔李全特補武翼大夫京東路副總管楊友季先並修武郎京東路鈐轄 癸未吏部引見其人等三十九人詔並改合入官 贈武信軍節度使畢再遇太尉 賜故天章閣侍講胡爰謚曰文昭 乙酉臣僚奏今後有司議謚當博采是非之實不可專據行

狀從之 臨安府奏獄空詔獎之 己丑朝獻景靈宮

乙未右諫議大夫黃序奏納諫用人等五箴 臣僚

奏三衙江上諸軍并兩淮忠義義勇民兵令主帥制置司郡守各嚴閱習從之 丙申雷 殿中侍御史李楠

奏比來朝廷治賊吏失之寬 上曰孝宗治賊吏甚嚴

賊吏害民豈可不治 丁酉吏部引見 等二十四

人詔並改合入官

二月癸卯朔 甲辰禮部侍郎袁燮奏今日邊陲不靖

非朝廷有意用兵緣被其擾不得不應 上曰既被侵

犯若不能應何以爲國 庚戌月入井 癸丑復李壁

元官與祠 甲寅大風 丙辰白虹貫日 丁巳進武

翼大夫不嫖福州觀察使襲封嗣濮王 丙寅日有戴

氣 臣僚奏朝士非休務日及公事聚議不得出謁

黃序奏史館宜擇專官修帝紀餘官分撰志傳遇史官

闕不拘資格或補外許以兼隨修畢上之詔從其議

三月壬申朔趙方奏知均州應謙之因虜犯江棄郡入

山賴統制馮杞捍禦始定詔謙之降兩官罷 庚寅詔

今歲明堂惟事神儀物如舊制具乘輿服御中外支費

並從省約有司條具以聞 壬辰工部尚書兼國史實

錄院修撰任希夷等奏乞修孝宗皇帝寶訓 丙申禮

部員外郎李琪奏乞令太常寺將慶元元年以後典禮

編纂成書 丁酉徐應龍等奏進讀通鑑檄卷乞宣付

史館並從之 詔法有標撥為祖父俱亡而祖母與母

有前晚嫡庶之分設今後應一母所出子孫及祖與父

年老抱疾者並不得抑令標撥雖出祖父母與父母之

命亦不許用州縣毋得給據從大理丞沈繹請也

四月壬寅朔 癸卯朝獻景靈宮 乙巳監察御史盛

章奏洩米外國之弊乞下淮東漕司沿海州郡措置關

防犯者處以軍法又奏撫州歲起米綱守臣移易水脚

之費抑進納富民部餉乞下江西漕臣考覈水脚錢出

入之數今後輪差見任官從之 辛亥月入太微垣

甲寅以清晴舉行寬恤之政 己未以經筵進讀資治通鑑終篇賜宰執講讀修注官燕于祕書省 癸亥閣門舍人熊武輪對 上諭武曰卿是東宮官太子如何武奏云殿下賢明仁孝勤儉節用人之才否事之是非無不盡知每日講讀之暇無他嗜好手不釋卷且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臣每輪當宿直絕不聞宴飲之樂上曰此天賦也 丁卯以今年九月有事于明堂 戊辰黃序奏兩淮湖北京西守倅之俸悉取銅會州縣小吏或折酸酒或以鐵錢而又積壓不支乞委逐路運司下所部增小吏俸將鐵錢并交子銅會作三色按月支給從之

如文四三

三

五月辛未朔 丁丑以明堂有期告于天地宗廟社稷宮觀 戊寅臣僚奏乞修復義倉舊制歲終令承合一縣所入數上之守貳守貳合諸縣所入數上之常平常平合一道數上之朝廷令承替移必批印紙攷其盈虧議其殿最從之 壬午潼川路提刑兼提舉丁必稱奏知資州李耆岡歿石縣令宇文之寅輒移城外南津浮橋於西津竹木纖弱溺死十有四人乞並罷黜從之 丙戌臣僚奏知天水水軍黃炎孫偷生誤事詔炎孫鐫二

秩罷 壬辰御射殿闕新舊行門射藝有差 壬辰盛
章奏法科鋪陳斷案舊以五十五通為十分以所通定
分數以分數辨等級別恩例九七等上四等除評事餘
三等循資占射比年偶一中選不問等級皆可入寺有
司以其仕進太優遂難其題在下者病取放之數窄在
上者患精通之士少乞復七等之制上四等除評事餘
三等初任注司法經任注檢法取之寬則習者必眾用
之精則濫者不容從之

甲午詔前淮南轉運判官方信孺特鑄三秩以給事中
任希夷言其鼓倡儀真官民聽其奔迸私賂山東首領

意在邀功故也 丙申大理寺丞趙彥恢輪對乞擇守

令上曰守令難擇監司則每路只消擇三兩人 丁酉

命從臣日一人禱雨于天竺山 戊戌黃序奏前知江

陵府直祕閣趙善培昨以憲節兼帥襄陽虜騎犯塞驚

畏成疾易鎮江陵不聞有一施設乃帶職名奉祠而歸

詔善培落職

六月辛丑朔 癸卯盛章奏乞令諸路憲司歲終比較

州縣獄廩死尤多者痛懲一二從之 乙巳臣僚奏新

知處州呂祖平頃以珍玩取媚權姦祖儉乃其堂兄祖

平恐為所累圖寫宗枝指為疎族用以自解守江陰無

善狀乞罷括蒼新命從之 丁未李安行奏遴選愛民
奉法者為郡守老成有風力者為監司從之 袁燮進
對奏蜀中不靖上曰秋高馬肥是他時月尤當為備燮
奏云今日事勢迫切不容少緩上曰蜀帥不可不易又
奏兩淮荆襄間近雖稍靜然不可忽上曰夷狄姦詐何
可輕信燮奏云講和却是省事但虜人之意不專在歲
幣難與通和上曰他鹵掠所得已數倍於歲幣燮奏云
誠如聖諭虜既不通和中國尤當嚴備 庚戌月入氏
辛亥填星留守亢 乙卯有流星大如太白 辛酉
詔湖州賑恤安吉縣被水之民 丙寅錄行在繫囚

如文三

七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壬申右正言李安行奏陛下
雙隻皆視朝而延訪之時不及早晚皆講讀而作饗之
日不常聽納雖不倦而議論之見於施行者無幾秦香
雖有節而幣藏之耗於侵欺者不察豈非安於小康而
有怠心乘之耶願陛下謹終如始以興治功從之 給
事中任希夷繳奏成都路運判梁綸輕信浮言驚擾中
書舍人黃宜奏知天水軍黃炎孫負印先遣詔綸奪兩
秩罷炎孫追三秩居于辰州 以集英殿修撰知平江
府趙彥楠為寶謨閣待制旌其職事修舉也 甲戌監
察御史蔡關奏兵部侍郎黃序遍歷臺諫嗜利無厭詔

與祠祿監察御史王夢龍奏國子司業林垌巽懦貪鄙乞行罷黜從之歲星入井 辛巳詔知潼川府許奕與祠提刑丁必稱罷以侍御史李楠言其阜郊之擾妄奏失實故也 乙酉以袁燾爲編類 孝宗皇帝寶訓官 壬辰詔進知泉州真德秀官一等旌其擒捕海寇之功也 丁酉詔請以賊罷毋得輕受文狀遽改正必檢會元劾罪犯輕重爲之處分從李楠請也 戊戌左司諫盛章奏乞戒飭監司帥守凡日前差入僉廳之人並令回任違者御史臺覺察受差人罷黜所差官例責罰從之

八月庚子朔 辛丑臣僚奏年來賊吏司輕自今罷免者勿與祠鐫褫者勿叙復竄斥者勿近徙永不與親民者勿改正已甚則施杖配估籍之法乞下有司著爲令甲從之 癸卯權工部尚書胡榘奏事云殘虜本無能爲陛下愛兼南北初未有征伐意內因廷臣橫議外而邊臣邀功使邊境久未安 上曰皆邊吏希望爵賞爲國生事不可不戒 以右丞相兼樞密使史彌遠爲明堂大禮使參知政事鄭昭先爲禮儀使簽書樞密院事曾從龍爲儀仗使吏部尚書李大性爲鹵簿使戶部尚書薛極爲橋道頓逆使 甲辰以安德軍節度使師出

提舉萬壽觀 詔平江府新荆嘉定縣分置五鄉可易以依仁循義服禮樂智守信為名從守臣所請也 丙午歲星入井臣僚奏新除起居舍人留元剛立朝傾險治郡荒淫乞復新命詔與宮觀 壬戌寶謨閣待制新知興元府充利州路安撫使聶子述內引朝辭上曰朕將付卿全蜀子述表臣材識凡下深懼無以稱塞陛下使令之意

戊辰盛亨李安行進對論敵情

變詐願陛下毋以虜退為可喜日與二三大臣講明備禦上曰邊備不先理會却遲安行奏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上曰極是 臣僚言三廣大州城池甲兵僅足自保至於小州城低池淺兵或不及百人南俗易動中州姦盜率多配隸于此猝有竊發何以待之今世言武備者類於兩淮荆襄介意而置嶺南於度外臣恐如唐人每備西北不知其禍在於東南欲望朝廷不惜小費於二廣要害去處葺浚城池練習民兵以備緩急從之

九月庚午朔 癸酉蔡開奏今後聚斂之臣永不列於親民刻剝之將永不使之馭軍從之 己卯朝獻景靈宮 庚辰朝享太廟 辛巳大饗于明堂赦天下雷

丙戌月入畢 戊子月入井 己丑歲星守井 壬辰
監察御史王夢龍奏三邊移運之苦謂如某州點天某
州運米又指某州出卸涉歷三州所運不過捌斗計其
資糧靡獲點摘誅求之費常十倍於八斗之直中產之
家雇替一夫爲錢四五十千下戶一夫受役一家離散
乞責諸路漕臣增價就近和糴以省陸運又奏朝廷近
科降官錢委准西漕司雇夫移運而官吏奉行不度所
給不敷樂就者鮮未免驅適乞嚴飭典餉之官凡所雇
募必須寬計其程給卸以時從之 丙申李楠奏二廣
四弊一右選不問有無出身不顧格法違礙皆睥睨符
竹二武弁雜流冒辟縣令三選人入嶺例求速化既就
此得一削又改辟它州四嶺右獨桂林似中州官游來
者往往職隸諸州身留八桂乞令各路帥臣監司有右
列求辟守令與夫改辟選人苟圖薦削不安本任者按
奏鑄斥帥臣監司自違戾者降責從之

十月己亥朔 庚子李安行奏日者郊禋肆赦未幾雷
聲隱然皆由奉行之吏不能祇承德意督責已蠲之租
淹留應釋之囚沮抑參選之官敗將當誅而幸免逃卒
武貸而不問掩覆陣亡哀剋衣廩旣失軍民之心遂激
上天之變乞日與二三大臣講求布德修令之道仍內

委臺省外令監司帥守等第覺察奉詔不虔者並從之

壬寅恭謝于景靈宮 癸卯如昨禮 以趙方為龍

圖閣待制仍舊京湖制置使大庾永游九功遷官一等

直祕閣知金州 己酉宗政致說書鼎中行進講奏曰

所講唐國風以後詩諸侯之事也何足為陛下道願其

所述有是非得失興亡治亂之迹可以為後世規鑒者

上曰卿以名儒勸講寔聞忠謹 壬子蔡闢奏科舉差

官每患科名負少乞博採科第學識眾所推重者以備

考官之選從之王夢龍奏邊郡募職令佐雖考第舉負

已足並須成資受代 癸丑恭謝于太乙宮 甲寅賜

武臣宴于貢院 丙辰瑞慶節羣臣上壽 丁巳賜文

臣宴于貢院 戊午夜大風 己未大燕集英殿 戊

辰盛章奏以太祖太宗真宗高宗孝宗講學為法從之

詔兩淮江浙監司帥守所部火傷州軍合蠲放賑濟

去處並從實以聞違者臺臣劾之

十一月己巳朔 庚午命從臣日一人禱雨于天竺山

卿監郎官禱于霍山祠 辛未就命禱雨從臣卿監郎官禱

雪 壬申蔡闢奏今後慶宴毋得托疾遊免從之 廣

西經略鄒應龍奏知欽州林千之殺人而食詔千之先

罷仍限一月具案來上 癸酉袁燮進讀高宗寶訓至

爲上極難處一事不合人情則人得以議上曰人主作
事豈可不合天下之心又讀至凡進一人使人皆以爲
常用退一人皆以爲當去迺爲允當因奏高宗聖意以
爲進退人才皆當合天下之公論願陛下以爲法上曰
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此便是公論又讀至朝廷多是
事急時許人賞典事平後不能如所許與之甚不可也
因奏向來諸軍曾立戰功者賞猶未及遍行上曰人無
信不立若賞典不信何以使人又讀至功過不相掩則
賞罰信上曰有功則賞有罪則罰自是不可相掩 甲
成表燮進讀寶訓至王瓊專事交結因奏將帥交結非

如二四二

能自出家財不過培刻軍士上曰今日將帥亦有此弊
何以成功又進讀吳璘功賞寶訓云政有賞罰如醫用
藥不及則不能治病太過則傷氣要須適中燮奏曰自
古人君治天下只是中道剛柔皆不可不中上曰柔而
不中爲姑息剛而不中爲霸道剛柔皆得中爲王道燮
曰誠如聖諭 丙子填起入氏宿方口星 表燮進讀
寶訓云土豪等賞似太輕宜遞加一等上曰此民兵邪
燮奏曰即民兵也建炎間中原陷沒土豪多有能據險
自守者虜不能破高宗所以優賞之因奏王辛者即土
豪也去年光州破兵辛首立功以此知土豪可用 四

川制置使董居誼奏殘虜犯關知成州羅仲甲知西和
州楊克家皆棄城不守詔各削三官克家送居道州仲
甲常德府 己卯以左翼軍統領楊俊爲統制旌其連
獲賊寇海道肅清故也 辛巳刑部尚書徐應龍進讀
續帝學至詔講讀官遇不開講日輪進漢唐故事有益
政體者二條仍旬錄申三省因奏近歲止進一條而不
復申省乞間以一二付外施行上曰所進故事便與輪
對劄子一同若有益於治道者當付出行之 壬午蠲
皇后殿置平江府長洲常熟田自嘉定十二年以後稅
租科數等二年 表燮進讀寶訓至上書後漢光武紀

賜右諫議大夫徐俯手詔曰卿近進言宜熟看光武紀
以益中興之治因思讀之十過未若書一遍之爲愈也
燮奏曰高宗所謂讀十過未若書一遍此語有益聖德
臣聞陛下龍潛時親書呂公著十事宜時以此等語灑
之宸翰上曰呂公著有十事司馬光有五規柴中行臣
言臣向於宗寺恭覽玉牒載陛下日書三百字不勝歎
仰 甲申校書郎袁甫進對言欲圖外治當先內治所
謂內治無他辨邪正而已忠實者爲正人諛佞者爲邪
人知有人主知有國家者爲正人知有身知有私家者
爲邪人上曰然又奏陛下若得正人以爲國家用則朝

廷根本既正外患何憂不平上曰然 徐應龍進讀續
帝學至元祐三年五月詔權住進講八月范祖禹言昔
唐憲宗不對學士兩月李絳奏曰為臣等竊祿偷安之
計則便矣其如陛下何應龍奏曰相禹意謂人主深居
間燕接見儒生之日少恐為近習所移故發是論大凡
人主之學當以此心為先祖禹此後又有正心之說蓋
心正則萬事皆正惟陛下留神上曰祖禹愛君之切如
此 乙酉表熒進讀實訓建炎元年手詔三省曰宣仁
聖烈皇后保佑哲宗有社稷大功姦臣懷私誣讟聖德
其蔡確蔡卞邢恕蔡懋取旨行遣熒奏曰高宗所以中

興者只為能辨宣仁之誣治蔡卞邢恕等之罪君子小
人至此方見明白此所以為立國之本上曰邪正豈可
不辨向來止為邪正不分所以致夷狄之禍又曰今日
自是可為之時熒中行奏曰誠如聖訓天下事未有不
可為者中行又奏曰更在陛下奮大有為之志上曰然
丙戌太府少卿葛洪奏惠民五局以偽藥給賣詔監
官管淇陶太章閻立持各鑄一官潘師文展磨勘二年
徐應龍進讀續帝學至蘇軾所讀淳化二年太宗皇
帝謂侍臣曰諸牧監馬多死近取十數槽寘殿庭下視
其芻秣軾因進言馬不能言無由申訴太宗皇帝深哀

憐之民雖能言上下隔絕不能自訴無異於馬四海之衆又非如馬可致殿庭惟當廣任忠賢以爲耳目若忠賢踈遠民之疾苦魚山上達應龍奏曰昔齊宣王不忍一牛之觶觶孟子謂其恩當及百姓蘇軾因殿庭飼馬事迺言及民之疾苦是皆遇物見意廣其君之仁愛者也上曰昔人開導其君類多如此又奏曰今日之民困亦甚矣任牧民之寄知此理者十無一二望陛下與二三大臣講究可以寬民力者至於除授守臣之際亦乞審擇上然之 庚寅皇太子講堂奏乞講尚書從之 袁燮進讀寶訓云自古小人陷害君子立爲朋黨之論

燮奏曰慶元初攻汝愚者謂之謀逆所用之人謂之逆黨汝愚豈謀逆者上曰此時天下洶洶燮奏曰賴陛下聖明察見誣罔復奏曰逆黨之說旣不足取信又撰一名謂之偽學上曰此謂道學也若不立此名則無以排陷君子燮等奏誠如聖訓次進讀續帝學元祐元年司馬康講尚書洪範又用三德哲宗問曰以此三德爲更有德起居舍人王巖叟喜聞玉音請書于冊燮奏帝王之學要發問周易言學以聚之問以辨之中庸言博學之必曰審問之臣亦願陛下勤於訪問上曰問則明日南至上不視朝

十二月己亥朔李楠奏知楊州應純之昨守山陽皆公
徇私捨將士功以私其子乞賜鑄龍從之 庚子徐應
龍進讀寶訓至昭慈皇后處瑤華宮事應龍奏曰茲事
其初也人衆勝天及其後也天定能勝人矣京城之變
昭慈以發居瑤華不與北徙既而垂簾聽政以位授之
高宗豈非宗廟社稷之靈護祐之乎上曰當時宮中所
謂厭勝者烏有此理應龍奏曰惟其不信即無是事若
漢之武帝惑莫甚焉李楠奏曰陛下聖明迺灼見無是
理 癸卯李安行奏乞將今年綱運應入浙者就江東
三司截留科撥理為和糴之數却責三司以元降糴本

如六三

一四

浙西曲糴州郡就便收糴徑解豐儲倉或平江嘉興
和糴倉批還充撥之數其江東諸郡如建康太平池寧
國廣德等處有科撥隸司農寺交納者亦許充撥應副
江上軍糧却就行在支撥和糴米還司農寺支遣其部
綱賞格當照地里差次與推元賞從之 盛章奏祖宗
之世內藏所積或至三十庫三司有關於此假貸陛下
躬行節儉而內帑空乏諸州合解之數以囑托而寢虧
主藏出納之司以肆欺而侵盜先朝修內司文曆令赴
比部驅磨元祐間御史上官均請復舊制令戶部太府
並主行內藏檢察出納今士大夫顧忌無敢言者不過

以左右近習惡聞是說願陛下參酌成憲令外廷檢覈
內帑從之又奏雄勝軍統制侯汝楫御軍無律赴援畏
怯詔鑄二秩送軍前自効 甲辰以禱雪蠲大理寺臨
安府三衙私酷茶鹽贓賞錢 丙午臣僚奏安豐軍教
官何知昌化軍教官張毅然各擅離任入朝覓舉乞並
罷黜仍乞下諸路監司郡守今後教官不得妄作訪求
遺書差出及入簽幕從之 己酉御射殿閱軍頭司武
伎 庚戌月入井 辛亥應龍進讀續帝學至劉唐老
言大學論入德之序應龍奏曰能知是理然後可以推
而達之天下國家唐老之言是也 上曰大學之言其切

治體

甲寅袁燾進讀寶訓至上跋晉王羲之書讀亭
詩叙云覽此叙因思其人與謝安共登冶城安悠然遐
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
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登臨放懷之際不忘
憂國之心令人遠想慨然燾因奏士大夫虛談廢務浮
文妨要最計利害高宗當紹興元年金虜方強中國多
故之時發為聖訓今殘虜未平邊烽未熄願陛下體高
宗之意激厲士大夫上然之

丙辰徐應龍進讀寶訓至紹興三年殿中侍御史常同
言六曹長貳拘守繩墨宜少假以權使得隨宜裁決上

曰國朝以法令御百執事有司奉法而不敢以私意更
令祖宗成憲不敢改也應龍奏曰常同之言誤矣若使
得從灌裁決豈復有成法乎上深然之又讀續帝學至
呂大防等奏人君之要在乎知人若以正為邪以小人
為君子則不可應龍奏曰姜公輔天下皆以為君子而
德宗乃以為賣直盧杞天下皆以為奸邪而德宗乃以
為忠亂亡相繼未有不由於是上曰君子小人最為難
知彼小人者亦能發君子之言當即其事而觀之 已
未以禱雪命大理寺臨安府三衙決繫囚兩浙州縣亦
如之 庚申徐應龍讀續帝學至仁宗皇帝與講讀官
講詩至誰能烹魚漑之金鷲謂侍讀丁度曰老子云治
天下若烹小鮮謂此也應龍奏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
則亂詩言誰能烹魚者乎但滌其金鷲而已仁宗皇帝
四十二年安靖之治豈非自此言而推之耶今日為陛
下牧養斯民者以苛察為明以督促為能望陛下時有
以丁寧訓飭之上曰然 壬戌給諸軍薪炭錢 甲子
以雪賜輔臣燕于尚書省 是歲斷死刑一百六十八
人

後村居士集卷第十四

玉牒初草

皇宋寧宗皇帝 嘉定十二年

正月戊辰朔上不視朝文武百僚赴大慶殿朝賀 子述除寶謨閣直學士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 已不視朝 癸酉表燹以己見進對論豫常燠若時雪未應由逸豫之故願陛下至誠感格庶幾天意可回上曰每日在禁中焚香致禱燹奏古人應天以實要須修政事進忠良屏邪佞此應天之實也上曰人臣來說者少不來說者多朕只要人來說 乙亥大風 戊寅素

疾進讀寶訓至御史中丞趙鼎疏論宰相呂頤浩過失燮奏祖宗立國規模以大臣為股肱心膂任以大政故大臣得以行志以臺諫為耳目無所不言故大臣不敢為非上曰此所謂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闕廊廟則宰相待罪上下之情不通則為否卦若臺諫不言何緣得而朕只要人來說 吏部引見計黜等二十九人詔並改合入官 蔡翺奏乞申嚴百官出入局之節及常朝後殿四參之禮從之 壬午下詔責舉 甲申盛章奏朝廷每給和采犒賞並以銅券而兩淮州郡將帥率以鐵鏃折支物貴鏹輕實原于此乞嚴行戒飭 李安

行奏近有指揮凡逃絕田產爲民冒耕若請佃在戶者
並令召賣拘錢解封椿庫官吏奉行過當開告許之門
立刻奪之令所在怨嗟且逃絕田已經紹熙開置局出
賣嘉定間嘗再根括爲錢不過一百八十萬緡而已乞
下諸路應紹熙四年以前請佃之家不爲雜課者並免
估賣其因近降指揮爲人剝買者給價還剝買之人並
從之 甲午吏部引見馬壬仲等二十三人詔並改合
入官 表燮進讀續帝學奎上官均言明君操術自有
至要蓋好學則明天人之道通古今之變好問則察群
臣之情達天下之政燮奏上官均之言可謂切當臣願
陛下勤於訪問柴中行因言亦須觀其所問之人問於
正人必能盡忠問於邪人反爲正人之害上深然之燮
奏人之邪正亦不難知但觀其所言爲己乎爲國乎則
邪正判矣 丙申李安行奏知婺州趙與美哀歛祈秋
毫每日輪官受輸別貯出剩即其多寡以課能否其折
價也每石以七貫而回采軍糧也以三貫二百軍民怨
嗟詔罷之

二月戊戌朔 庚子太白晝見 表燮進讀續帝學崇
寧二年幸太學遂幸辟雍御製辟雍記宣和四年幸祕
書省次幸祕閣燮奏當時興學崇儒如此未幾乃有嘉

狄之禍何也皆由邪正不明是非顛倒雖崇儒學亦無
益柴中行言當時所作事不過只是觀美初非務實何
以能遏夷狄之禍 辛丑徐應龍進讀寶訓至紹興八
年上謂輔臣廣南去朝廷遠宜精擇郡守奏云臣前此
兩試廣郡親見其間武臣爲郡者狼籍殊甚李安行奏
云右科人止三任便可入廣郡比文臣甚優上曰此等
人未練歷不宜輕畀以郡 癸卯徐應龍因進讀奏云
前讀資治通鑑所載仇士良事陛下能記之否上曰士
良歸老語其徒云天子不可令間暇暇必觀書見儒巨
則納諫知深慮遠吾屬恩薄而權輕矣應龍云陛下能
記此天下幸甚 庚戌曾從龍除同知樞密院事江淮
宣撫使禮部尚書任希夷除端明殿學士食書樞密院
事兼太子賓客 癸亥以武師道爲池州副都統制
甲子臣僚奏前四川制置使董居諷料敵無先見臨事
無豫備蜀人怨之深入骨髓乞復召命從之

三月丁卯朔太學博士樓昉面對讀劄至事力不敵猶
當掩擊攻劫口奏云虜欲求和皆非實意若不能自立
崖岸彼豈肯退聽上曰當立此崖岸又讀至變官軍怯
懦之習口奏云若朝廷能駕馭將帥能激昂官軍人人
敢戰山東一邊自然不會頓重上曰然 己巳鄭昭先

除知樞密院事曾從龍參知政事並兼太子賓客 戊
子大理寺丞梁丙降兩官罷以臣僚論其斬守楚州短
於御眾激使携貳故也 辛卯夕有流星如太白 壬
辰知沔州兼利西安撫丁焞特轉朝奉大夫直龍圖閣
賞其誅李好古之功也好古為利路副總管擅斬統制
張斌領兵二千徑下沔州或言其謀害張斌張虎焞執
而誅之故有是命其後乃有言好古寃者 癸巳徐應
龍進讀寶訓至建炎三年環慶帥王似言陝西六路帥
乞皆用武臣帝曰如范仲淹亦不在親臨矢石應龍奏
云如丁焞在沔州臨事深識權變若邊頭盡得若人而
用之復何患上曰此人殊有謀略 甲午表燮進讀寶
訓至御筆督諸將進兵事燮奏近日諸將多不肯向前
有領兵數萬端坐兩月更不出城一步者宜戒勅之又
讀續帝學至程瑀侍讀隨事著明其說上曰近年侍讀
不進講義得卿每事敷陳甚善燮因奏觀程瑀事則知
向來讀官亦進講義也上曰只讀一遍則無益於事
閏三月丙申朔表燮進對因賀生禽偽駙馬燮言若當
時與虜講和安得有今日之事上曰若講和則銳氣銷
鑠燮奏人主銳氣豈可銷鑠 己亥臣僚奏吏部郎官
康仲穎以儒自名中實峭深前守天口無善狀詔仲穎

與祠 辛亥柴中行進講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之詩
言古人三諫不用而後去之此所謂以道去其君也上
曰人主容納諫諍則人臣得以行其道 予子表燮進
讀寶訓至一言劉錡順昌之勝未為善戰錡之所長在
於循分守節又稱李寶非惟驍勇其心術亦可倚仗燮
奏高宗選擇將帥專取其用心此乃萬世人主擇將之
法柴中行亦言安豐受圍甚久初未嘗出戰却稱大捷
十數上曰被圍七十餘日乃敢欺罔如此 庚申表燮
進讀寶訓至手詔三省今後侍從有關選帥臣及第二
任提刑資序者卿監郎官闕選監司郡守有政績者燮
奏高宗示此詔可謂得人主用人之要蓋必經歷外任然
後通練世務上曰更迭之法誠不可廢次讀錄忠義門
燮奏蘇軾有言平居有犯顏敢諫之士則臨難有仗節
死義之臣今日立朝之士偷合苟容者多只觀輪對便
自可見上曰此只是為爵祿燮奏陛下更宜宗將節義
四月丙寅朔 辛未前知袁州鄭自誠奏事論苟同之
弊上曰雷同最是今日大患自誠奏轉移之機全在陛
下 壬申填入氏方口 癸酉月入太微垣 臣僚奏
成都提刑周居信被召素月遷延營私乞復召命從之
甲戌臣僚奏知池州葉凱以酷濟貧乞行鐫斥從之

詔諸道提點刑獄以五月按部埋囚徒 癸未朝獻
景靈宮甲申亦如之 辛卯參知政事曾從龍除職與
宮觀 太常議故相余端禮謚曰忠肅 壬辰知樞密
院事鄭昭先兼參知政事 盛章奏太府卿四川總領
王鈇奸險貪憚隱匿采本祠牒科諸路夫錢數百萬蜀
民怨咨皆謂一年而取十年之賦制帥庸懦鈇每侵撓
其事推禍流四蜀歸裝捆載舳舻蔽江乞重賞典憲詔
鐫三秩罷之 癸巳李楠論曾從龍被命宣威遷延
日乞復除職予祠之命又奏董居誼誤國害民出蜀席
卷乞重行黜責並從之居誼褫職鐫三秩 甲午福州

觀察使李貴進右武大夫爲興元都統制

五月乙未朔以鄭昭先權監修國史日曆同提舉編修
勅令 丁酉詔朕紹累聖之統撫九有之師信不足以
睦鄰威不足以制敵醜虜匪如輕啓於兵端生民何辜
重罹於荼毒空國以逞仍年于茲往來迭擾於三垂大
小不知其幾戰賴天意厭亂之久而人心助順之多我
武用張彼氣自奪果速鯨鯢之戮遂空狐兔之羣漸底
晏清少寬憂顛然念創殘之後尚多愁歎之志室廬既
墟婦子不保民力困而轉輸未已農時失而賦役未蠲
扞邊死事之家盍盼卹典臨陣血戰之士當議優恩或

失律而逋逃或乘時而嘯聚是疏禁網用穆牙衛於戲
除戎器戒不虞敢廢修攘之政發德音下明詔共爲安
集之圖杏爾群倫體予至意應兩淮京襄湖北利州路
沿邊諸州軍府縣鎮曾經蹂踐驚擾及轉餉勞役去處
恤死節赦罪囚蠲租賦各有差 辛丑以武功大夫忠
州團練使張威爲右武大夫揚州觀察使依前沔州都
統制 癸卯表燮進讀續帝學至油功郎朱喜辭召命
乞嶽廟上曰喜安貧樂道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
燮奏喜累召不至而孝宗益重之自初官即與改秩可
見崇儒好賢其後入爲侍從出典方面又嘗擢置經筵
當陛下能興之初實爲講官上曰記得朱喜在經筵即
是朱在之父燮同說書柴中行奏陛下記憶朱喜如此
其子猶在罪籍本無大過陛下能拔拭而用之亦足以
見不忘忠賢之後上然之 臣僚奏監司州縣期會不
報動涉歲年乞詔省部攷覈稽遲必罰無赦從之 甲
辰以扈再興爲鄂州副都統制 乙巳利西路安撫司
言西和州鄉貢進士何大用等二十四人狀乞將權知
郡趙彥叻優加旌異詔彥叻特轉兩官知西和州 丙
午表燮進讀續帝學孝宗皇帝聖訓云朕常語東宮德
性已自溫粹洎是廣讀書濟以英氣則爲盡善燮奏人

君之德固以溫粹爲本然不濟以英氣則無以立大事
決大疑惟有英氣則有英斷而人主之德全矣欲全此
德非學問不可此孝宗所以言廣讀書也上曰此事全
在學問 丁未徐應龍等奏進讀先朝范祖禹所進帝
學徹卷乞宣付史館從之 己酉詔安邊所沒入寶應
縣韓佐胄田五十九頃撥充忠義人耕種從淮東提刑
賈涉請也 辛亥以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
壽觀使安丙爲保寧軍節度使依前開府儀同三司四
川宣撫使兼知興元府利東路安撫使 己未祕書監
柴中行輪對奏近上官職須親出陛下然後推歸於
上又奏古之用人謂之尊上帝上曰只是要無私不用
非人也又奏三學伏闕此事不可含糊須早處分大抵
公是公非合於人心則人心自平上曰然又論邊事臣
觀邊庭種類至多使殘虜滅亡亦須數十年不定朝廷
卒未有息肩之期安可一日少忘邊備令偷安之徒只
欲苟目前富貴且復顧陛下宗廟社稷子孫計哉又今
日大患最在虛誕使邊備失措置難倚仗上曰須是懇
實理會因奏山東人雖受節制就招刺然亦不可置之
腹裏况陰誘韓人是再添一山東也又論公生明偏生
暗此心一偏邪正是非賢亂雖欲知之不可得矣此是

知人之法然必在人主先明其德然後邪正是非不能亂上然之 癸亥以進讀續帝學終篇賜宰執講讀修注官燕于祕書省 詔令侍從兩省臺諫各擇文武可用之才二三人姓名來上籍于中書隨才任使

六月甲子朔臣僚奏尚左郎官陳天宜昏眊跛倚與官觀 乙丑臣僚奏新除太常少卿蔡闢未嘗試邑昨除臺察冒然居之彈擊多私意出臺有怨言詔與官觀

丙寅錄行在繫囚 丁卯權工部尚書胡桀禮部侍郎表燮並罷以右諫議大夫李楠殿中侍御史盛章右正言胡衛監察御史徐龜年張次賢言其和戰異論待班

漏院會食公堂紛爭求勝鬻開朋黨害及國家故有是命 庚午以隨州棗陽縣為棗陽軍從荆湖制置趙方請也 辛未太白晝見 乙亥以嗣濮王不嫖薨輟視

朝 庚辰太白入井 壬午臣僚奏軍器監黎伯巽傾詐兵部郎中高禾當華髮之年有嬰孺之嗜刑部郎中趙彥适權姦之甥乞並與郡著作郎陳黼憤憤無聞與參議官大理正沈繹丞蔣誼與官觀並從之 詔朝士補外惟殿試前三名省元釋褐狀元朝蹟稍深許之為郡餘未經作邑人非三丞二著權郎且與通判差遣 癸未李楠奏前江淮制置使李珣權重謀踈泗上之役

實珏通行損國家威重啓夷狄輕心之候服闋奪職仍乞沿江兩淮各命制置使其有官序尚卑資望猶淺則姑命以副使從之 丁亥命從臣日一人禱晴于天竺山卿監郎官禱于霍山祠 詔二廣監司應闕官去處不許白帖差攝已差人限兩月赴本州陳毀違者追冒請俸給計贓坐罪 己丑張次賢奏申嚴胄試假託宗枝遷就服屬之弊從之 辛卯太白經天

七月甲午朔 壬寅進信陽軍守臣趙綸官二等旌其守禦之勞也 太白歲星合于井 辛亥宣繒奏董居誼誤國罪大僅降三官落職未足示懲詔居誼更降兩

官送居永州 甲寅盛章奏乞先降羅本令臨安府兩浙漕司差人運至極邊諸郡廣糴米斛以寬淮民從之

臣僚奏池州副都統制武師道誕謾無勇詔罷之 庚申蠲天水軍嘉定十一年分貢瑞慶節銀絹以經虜寇焚蕩故也 辛酉光州奏虜犯光山縣知縣許洎權

統制韓貴叶力捍禦貴鏖戰屢捷以寡不敵衆陣歿洎守城不屈而死詔贈洎武翼郎貴修武郎並與一子承信郎仍各給其家錢千緡

八月甲子朔 丙寅胡衛奏今後該封襲嗣濮王安定郡王之人令寓居州軍審驗堪拜跪者津遣至宗正司

銓量都堂審察令奏事訖取旨除授或序當承襲不堪
拜跪者特轉一官與一子恩澤却於以以人選襲又奏
選擇老成更練之人爲知宗並從之 詔戶部申嚴州
縣受租苛取之禁漕臣察其違者劾之 庚午臣僚奏
江西浙東等處和糴並以一色官會近乎抑配乞以金
銀品搭從之 壬申太白犯權御女星 甲戌詔四川
制置司依舊利州置司令安丙往來興元府等處措置
邊面 丁丑太白犯權左角少民星 壬午蠲建寧府
七縣嘉定七年至九年第五等戶積欠稅租爲緡錢一
十萬從守臣史彌堅請也 癸未月入井 甲申月犯

熒惑 庚寅李楠奏朝紳進對監司守臣條上五事與
夫草茅獻議多有可採而未及行之置籍記錄委官考
察其可行者條列取旨從之 九月癸巳朔 庚子侍
讀徐應龍進讀寶訓有自東京來者云張九成投僞齊
帝曰朕固知其不然應龍奏曰非高宗聖明九成必遭
中傷上曰飛語烏足信又讀張常先汪召錫莫級范洵
等告訐帝曰可並與追削編置應龍奏曰詩云取彼讒
人投畀豺虎高宗可謂深得詩人疾讒之意上曰此誠
可爲子孫家法 甲辰李楠進讀寶訓至帝諭輔臣曰
朕欲治賊吏須檢舉祖宗舊法先告諭庶行之不暴上

曰祖宗治賊吏至棄市捕奏高宗嘗曰不必至此咎誰足矣繼今有賊敗者乞並遵高宗聖訓杖脊流之鎮表

乙巳徐應龍進讀通鑑至吳起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應龍奏曰昔之將帥與士卒同甘苦得其死力今之將帥事倍剋而不恤士欲其臨危致命得乎惟陛下嚴戒救之 癸丑詔

令皇城司招刺三百人配填親從等闕 省衢州西安縣西尉置龍游縣主簿從臣僚請也 乙卯以皇叔保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嗣秀王判大宗正事師禹為少保保寧軍承宣使知閤門事楊石為保寧軍節度

使奉國軍承宣使知閤門事楊谷為奉國軍節度使

徐應龍進讀寶訓至紹興二十六年樊光遠進對云近投荒者還宮職物故者復資品錄子孫又帝諭輔臣曰往時士子或上書忤秦檜押往本貫或它處聽讀致妨應舉可並放逐便上曰當時秦檜用事在朝賢者斥逐去盡應龍奏曰高宗既為之復官職錄子孫至於聽讀士人亦令逐便恩亦厚矣陛下觀書能察及此公道幸甚 丙辰月入太微垣 己未建康都統許俊奏前軍統領張世忠策應濠州畏怯逗撓委棄衣甲詔世忠鐫三官降準備將 辛酉臣寮奏沿邊令尉湏年六十以

下方許差注見任人令各州察其疲老不堪任使者赴部別行注授從之

十月癸亥朔 甲子朝獻景靈宮 丁卯臣寮奏乞戒

敕監司郡守各察其屬舉賢糾惡歲終具數來上省部置籍稽考違者臺臣覺察重罰從之 己巳詔摧殿前

司事務王端理獻錢會參拾萬貫令本司椿管 庚午

月入羽林 辛未張次賢奏准西陸運舊分兩路東路

自安豐運至無為無為運至廬廬運至濠西路自蘄運至黃黃運至光地之相去各不下三百里半月可以往

復民亦樂趨近歲邊吏措畫垂方東路之夫遣往西路

甚或不給路費顛踣道路乞戒敕諸司勿得越境借夫

諸邊吏假軍期科擾者必罰無貸從之 甲戌工部郎

中張午進對奏前此方面之臣及江淮諸將類無可恃當急收賢望拔用智勇上曰然又奏內帑之積無餘版

曹之用不繼上曰內帑誠不及向來午奏聖德恭儉宜

貫朽粟紅今中外之財皆若不足必有其故當節用不當取民上曰誠是又奏邊事上曰蜀中兵火可念午奏

陛下軫念遐遠如此天下無十全之利圖事揆策固當

惟目前之安而銷患制變亦不可不熟計其後上曰當

慮後 戊寅以瑞慶節賜武臣宴于責院 庚辰羣臣

上壽 辛巳賜文臣宴于貢院 癸未大燕集英殿

丙戌李楠奏乞下提舉常平司申嚴州縣推排陞降之法違者憲漕互察以聞從之 辛卯胡衛奏知欽州林千之殺人爲饌乞差大理寺官審勘上曰然又奏乞令四蜀守臣各修軍政廂禁軍弓手之籍闕者日下招填仍令逐路帥臣督察其奉行不虔者從之 辛卯臣僚奏准東提刑兼知揚州洪伋退縮辭難乞別與州郡從之時朝議移帥闡于楚州伋有異論故也

十一月癸巳朔丁酉以雪賜輔臣燕于尚書省 徐龜年奏前主管川秦監牧公事趙彥綰斬吝本錢不盡支

散致四川都統司戰馬闕數乞復彥綰召命從之 己

亥日南至御文德殿羣臣朝賀有流星大如太白 癸

卯詔臨安北山劍門嶺今後毋得於其所鑿山伐石以

張次賢論其泄山川陰陽之氣故也 甲辰遣大理正

孫涇鞠林千之獄于全州 辛亥以少傅岳陽軍節度

使充萬壽觀使永陽郡王楊次山爲太保安德昭慶軍

節度使進封會稽郡王致仕尋薨輟視朝二日贈太師

戊午以前四川安撫制置使聶子述爲寶謨閣待制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給事中宣繒奏子述入蜀之初

不能撫定潰卒乃悉誅之激而爲亂害及王人驚惶奔

竄僅以身免乞將子述奪職罷祠從之 己未李楠奏
於無事為有事之備上曰極是寧有備而無事不可無
備而事至無所措手楠奏殘虜雖已垂亡宜加意設備
上曰困獸猶鬪 壬戌詔置安邊所轄辦公事一員
臣僚奏今後宗室監試無官應舉照鎖應以七人取二
人省試乞下禮部將三舉所放數上之朝廷如取應例
立為定額從之

十二月癸亥朔 甲子臣僚奏鹽官縣海潮衝突沙岸
傾塌去縣逼近人皆皇皇乞行下浙西諸司築埝仍撥
上供錢米為工役費從之 丙寅著作郎陳德豫進對

奏畢上曰人主緊切無出敬天親賢二事卿言極當

辛未詔以歲晚嚴寒出豐儲倉米三萬碩賑贍臨安貧

民 詔省闈增置點檢試卷官二員專考宗子試卷

辛巳胡衛奏權刑部侍郎何剡久苦末疾弗為去就詔

剡與宮觀 乙酉臣僚奏乞飭泉廣二司及諸州船務

除依條抽分和市外毋得和買違者計贓論從之 丙

戌臣僚奏乞諭三邊制帥逐路帥臣搜訪偏裨之有武

勇智慮者奏聞令樞密院審察陞擢從之 丁亥臣僚

奏前知瓊州楊炎正大言無實激成黎人之變知貴州

陳士廉專事欺誕妖寇跳梁副吏何彬為賊謀主而不

能察詔炎正士廉各鐫一秩罷之又奏中嚴京官臺參
之制謂如有過犯未改正者本臺未與放參銓曹注擬
亦視臺關為準今或於未應參選徑欲參臺乞下臺部
自今京官劾罷元犯應二年若一年半參選者與仍舊
外其有限半年放參者並展作一年從之 戊子臣寮
奏戰士歿於行陣者增支請給一年半因傷歸柵身死
者增支九箇月而孝糧兩月在其外此開禧二年嘉定
十一年指揮也近歲主將諱敗陣歿者申逃亡因傷歸
柵者云病死請給截日住支老幼轉爲乞丐乞下諸軍
痛革此弊從之 己丑以陳立爲興元副都統制程信
爲利州副都統制 是歲兩浙路戶二百八十九萬八
千七百八十二口五百八十三萬九千七百八十七福
建路戶一百六十八萬六千六百一十五口三百四十
八萬九千六百一十八斷死刑一百六十八人

書

丁丑上制帥

竊惟今日重戍在邊兵力疲於暴露民力病於轉餉國力窘於調度此中外痛心疾首之時也士之欲進言于戲下者多矣往往竊嘆私議相顧莫肯發曰不在其位也曰交淺言深也某之不肖廁于莫下之一士不可謂之不在其位矣又蒙幸於左右者有年不可謂之交淺矣默而不言諠不可也情不忍也夫官以江淮制置使爲名府事但兼之爾而足迹不至淮甸自江以北付之

文移晨起晏罷坐曹据案與治州縣無異精力耗費於簿書而閫外之躰統未明智慮周匝於事物而天下之名義未講此失臨遣之意一也官軍按甲不動而藉山東羣盜之力以收舊疆彼皆以殺人掠貨爲事欲其秋毫無犯所至牛酒開門迎勞其可得哉沿邊守宰誘殺降附騎淮惡少俘奪人畜義旗所向有旅拒而無響應有堅壁而無圍戈此失吊伐之名二也張魏公秦丞相雖邪正不同然終身各守一說今也知戰之必不可已而不敢力主也知和之決不可爲而不敢深詆也若攻矣而又欲守旣守矣而復欲攻內無執持遙有稟聽擇

善不勇慮患太深豈以去位爲難乎此失去就之義三也凡此三失愚請極論其所以然者夫欲有事於仇虜此天下之公憤也非一家一人之私憾也奈何不昌言於朝不博採于衆徒與二三君子等之彼唱甚高之虛言我圖甚難之實事不出力以助我而持論以律我或漸變爲知難而退之說或遂謀爲潔身而去之計古之君子與人同樂必與人同憂今之君子預吾成而不預吾敗共其安而不共其危此愚所未曉也先生能以一身受公議之責而不能以公議所欲爲者精白言之于上何於蓋自南渡以來國家畏虜之病何其深入骨髓也昔也畏虜之新焰今也畏虜之餘威有可強之勢而自貶以趨弱有可勝之理而預憂其必敗謀國至此可謂拙矣自古任責大臣其胸中必有卓然不可易之見至於成敗利鈍雖以諸葛亮之明不能逆觀然計賊之義不以成敗利鈍而遂廢也今帷幄之籌無所堅決疆場之吏無所稟承欲乘機進取則上制乎廟謨欲偷安退保則下畏乎公論聚十數萬兵境上退縮如處女之不窺門戶也謹畏如彭祖之觀井也日月逝矣機會坐失如天下後世何誠使吾之國人畏名義甚於畏仇虜通上下爲一心合中外爲一家勇者請行而怯者不議

其後君子叶力而小人不撓其成又安有下作而上不
應外欲爲而中沮之者哉凡今之持論者有三怯者欲
和勇者欲戰持重者欲守虜亡無日吾誰與和和不足
言也試言戰可乎下哀痛之詔以誓衆移和買之幣以
犒師使名義暴白如此則可以戰若陽諱其名陰喜其
實無大舉之勢而姑爲小偷之事則戰未易言也三制
閭脈絡相通連衡並進使聲勢環合如此則可以戰若
二邊不動一方用事如人之身四體不仁而一臂粗舉
則戰未易言也姑舍是言守可乎有張巡許遠之忠義
使登陴之兵累創飲血而不怨如此則可以守若勞役
無度甘苦不均士卒凍飢而將帥歌舞娛樂軍心解體
則守未易言也有羊祜杜預之恩信使並邊之民知安
居奠枕之樂如此則可以守若杵築未乾驅之穿濬穿
濬未已驅之營造民心胥動則守未易言也夫戰守大
事也先生何不於此時與君相精講而熟訂之因以立
一定之規模歟或謂方今廟謨淵深外間莫測如陣亡
功賞暴露犒賜蓋有司細務余而奏請累月不下況於
爭大事乎愚謂體統正則條目舉大事之不爭小事之
所以不報也先生何不亟言其大者次言其小者按行
兩淮以覈軍實激犒三軍以作士氣求老成有方略之

士與之共謀議勿使之懷材抱道而有不吾以之歎
閑廢有人望之將與之共功名勿使袖手旁觀而有不
盡用之恨移江上諸屯之半於江北以省餽運收北來
流附之人於江南以示恩信罷兩淮土木之急者以
休民力旌沿邊吏士之死節者以勸戰功使風采精明
人心興起開關可以戰閉戶可以守雖以之抗新造之
胡可也況於支吾殘虜哉夫臨大事決大議在乎擇義
精立志果而已賊未授首臣無還期裴度所以平蔡羣
疑蒲腹衆難塞曾劉表所以覆荊州也大臣以道事君
不可則止使先生言而用則留不用則幅巾還第大節
不毀孰與得官職而失名譽者比哉某日夜念此憂思
旁皇不自知其言之出口惟赦其狂簡幸甚

戊寅與制帥論海州

某竊見楚州再發攻具令李全等進取海州某愚暗闊
於事情不敢借古爲喻姑以燕山之役言之自石晉失
盧龍一路以藝祖之英武欲復其地不可得至宣和興
師燕山再入版圖可謂不世之雋功矣方其告捷天子
御正衙稱賀拜王黼太傅童貫蔡攸第賞有差未兩年
燕山再陷而亂華之禍作首謀誅竄社稷隨之烏乎真
得燕山真成不世之雋功而後禍如此今海州凋殘僅

存茅葦二十戶未及燕山萬一克城之後海無資楚之糧楚有餉海之費憂自此始某不敢深言區區之愚為制閩慮非謂攻城未下也政恐旦夕得城第功行賞大使必預而後日始無詞以自解矣其事近則目前遠則數歲是時雖悔噬臍何追古人料事雖千歲可知下猶為百年維持之計豈以諸賢識見高古而思慮不及於數歲之後哉愚謂不得海城雖目前無美觀然它日無後災欲望熟察利害審擇禍福便置此事於度外萬一楚州以捷來告宜推其功與之勿為其餘波所及若已班師則乞明告朝廷早行下楚州收拾及今猶為可也

庚辰與方子默僉判

某初入幕朝野盛言虜襄及泗上一跌始息進取之謀以守易戰某隨幕府至淮東見劉璋擁兵三萬端坐山城而維揚之兵不滿數千始喟然悟築城之害妄意欲抽減極邊戍兵使屯次邊以壯根本其說不行至今春虜騎犯安濠攻滁游騎已至宣化飲江某與同幕王中甫輩至龍灣點視舟師虜旗幟隔江明滅可數于時金陵人情震動外議以邊面無備歸怨幕畫某在幕最久得謗尤甚二月二十二日滁州圍解江面定壘三月三

日宣威轉廳丞相傳天語制帥請悉江淮事不可去某
方敢控南嶽之請制帥始令謁告然移書光範已爲求
祠蓋在幕之末末如此盱眙屯二三萬安豐屯二萬濠
梁亦不下萬人而合淝維揚戍兵不滿五千虜至宣化
非人謀卽刺理勢然也諸賢之意豈謂大將在極邊虜
必不敢深入耶許俊受圍七十日不敢出於劉瑋何尤
彼兢兢保一城且不足欲其蔽遮江淮難矣山東事端
甚微今已橫流夫復何說劉越石祖士稚乃是出門口
外就別人地盤上做工夫不該本領今日招納山東是
擔錢擔米出去做事其法當有限止本欲用此曹取邳
海邳海不可取遂納五萬人於兩淮把自家地盤先作
踐一遍此曹名爲忠義實以飢驅先殺忠義副帥沈鐸
繼裨兵向南渡門自羊家寨至鹽城寶應境內焚掠一
空通泰震動主議者遏捺掩護而不敢詰慢書至制司
極可惡今又有濠梁之捷氣勢愈王蓋舉國聽山東自
此始矣若朝廷打開門戶分曉做將去以讎耻爲重成
敗利鈍爲輕猶云可也但高孝二宗辛勤積累之業恐
難付之一擲今山東滄口旣闕諸豪復引鞬靽與我相
聞駸駸有結連夾攻之議安知山東諸豪無郭藥師輩
復生聞已有帶鞬靽牌號者制帥暨宣靖故轍深知其

非第恐任責別自有人去年杜叔高獻策北通鞏鞏豈
特不通今古者發此謀哉今將帥之才極少劉焯敗衄
之後別無可言許俊威名今年大減李申之就禽郭貴
誠石俱先後戰死王辛只堪偏師小敵去春遇大敵幾
不免向來淮陰今者濠梁之捷皆是山東人立功可嘆
可嘆山東已納者歲費緡錢五百萬米四十萬斛其在
東海連水二縣者不與焉言之可爲寒心

辛巳荅傳諫議

斬黃二守死事不同誠如尊諭然何憲初護齊安官吏
士民過武昌却以身還齊安固守半月城破爲虜騎擁
入大江死於赤壁磯下見於安陸通判石孝淳跡究申
狀如此許遠不死於睢陽且獲與張巡同傳蓋自古於
死節之士例不求疵方何憲再絕江僚屬莫之從者而
單馬獨往彼寧不知往則必死蓋知所處矣今齊安逃
死官吏士民反合詞以攻死事之守將偷生無責守死
有誅近於太史公所云全軀保妻子之臣媒孽其短者
矣疆場之事至危至險兩勢相當然後可責人之死節
漢高帝不誅守尉謂其力不足爾昔人於大棄官守之
臣猶爲之說如此况殞身喪元者哉劉韜一生從童貫
及河北死事即謚忠顯李若水悞靖康遠狩及青城死

事自吏侍贈執政謚忠愍呂祉覆淮西一軍及淮口死
事自兵書贈資政立廟合肥此皆近事悞國者猶棄鞍
錄忠况未嘗悞國直以力不足抗撻節而死藉哉斬黃
素無備虜十萬大入江軍二千守關皆百戰創殘之餘
其何以當所痛者赴援大將擢重兵迂曲逗撓坐視二
城覆沒聞朝廷將明賞典刑是矣然死事者無恤典有
煩言何憲就如簡書所云李茂欽死守孤城不知又有
何說或言其不知變坑陷一城生靈然則究竟如何則
可其愚見始終如此未審先生以爲何如

乙酉荅真侍郎

頃承大行遺誥率土悲隕念以尺書奉慰繼聞新天子
訪落召公未至除命已四五下又念四方賀書必盈几
按遂併前書不果作駛足至伏領誨翰捧對驚喜聞以
此月初發仙里不知入對清光定在曷日向得陳益夫
湖南書謂侍郎近於心上做工夫出處語默方寸間必
有成說然猶虛心下問仰見謙志悠悠之談皆以不出
爲是但侍郎挾蓋世盛名潔身亂倫之事自是做不得
逆知一出決不能免世有一種人好持高論責人僕不
敢效尤姑言目前淺事以荅尊意上孝友聞天下近日
之事輟朝不怡聖意可見昔永熙之世廷美貶卒德昭

暴薨明受之變元懿天歿此則誠有可恨今故王廼是
為盜迫脅在朝廷宜下哀痛之詔流涕慟哭致孔懷終
鮮之恨可也厚葬美謚盡送牲飾終之義可也今皆未
之聞焉在東朝則非鴟鳩平均之意在上則少鴟鴞在
原之情萬世謂何哲廟之待徐邈祐陵之待簡王即是
本朝家法誠能將明此事以扶人紀第一義也其次邊
事其從前以為大將不當在極邊今併制帥在極邊矣
夫嬰城固守守臣之事也提兵出戰軍帥之事也發蹤
指示制帥之事也今制帥處軍帥之地矣又兼守臣之
事矣自昔制帥必居形勢之中以應接四面事機料敵
而不臨敵者也解圍而不受圍者也設自臨敵使誰料
敵設自受圍使誰解圍譬如下棋必安排數着制帥在
極邊是有第一着而無第二着也猛虎出沒無常所以
可畏若棄山林而即城市則人將烹食而寢處之矣自
移司以來天下之勢偏重於一郡帳衛單寡手足盡露
壤地孤絕氣脈不接知愛極邊而不知愛次邊知防邊
城而不知防江面極非長筭今盡少徙於內乎不特制
帥當徙內潤帥當在惟揚不當在盱眙昇帥當在合肥
不當在安豐騎帥當在滁不當在濠江池帥當在蘄黃
不當在浮光極邊諸郡城堅粟多只合付之郡守極邊

有守臣次邊有軍帥江面有統府自然國勢尊安方今
人物眇然所用皆無賴新進愚謂守臣要須得如田琳
李郁輩能守得一城者軍帥要須得如李寶趙搏輩能
殺得一陣者統帥要須得如鄭亨什劉彥修輩能道得
諸將下者平時既不素儲人不知此三數十人侍郎面
上已有幾人頗曾留意否若夫初政合行之事尚多未
講歷觀前史或焚錦繡或出宮人今未聞也或訪故老
或求直言今未聞也前日非不褒崇耆舊但隨人着少
恩意而已未嘗乞言也非不收用名勝但置之禮樂文
字華選而已未嘗與之圖事揆策也上下箝結諛悅取
容廟堂之上不聞有如召公之於周公唐子方趙閱道
之於王介甫者禁闥之內不聞有如嚴延年之於博陸
侯王樂道之於韓魏公者此等風俗雖難驟革亦不願
諸賢薰陶漸漬之也天下常恨公等三數人不用今皆
用矣唐人有言萬代瞻仰在於此舉願公無改初節益
進昌言以答天下之望某極知侍郎非愛做官職之人
但魏元忠少立名節末後不免捧制嗚咽歐公當新法
之際有宣徽使并門過闕之命韓公深憂之曰求叔莫
被牽動及聞歐公力辯方大喜呂居仁末年云好相識
惟恐其老壽錯做了陳圖南亦謂神明逸曰名者造物

所忌恐有物敗之惟侍郎勉旃某久無一字脚入都非
侍郎寄聲此書亦自懶作

乙酉荅傅諫議

某竊審黼座興思驛書趣召始有安車蒲輪之命後有
進職內祠之除既為朝廷喜又為先生憂向使門牆不
見問亦欲獻其狂瞽况謙謙之志諄諄之誨安敢不竭
愚衷以荅尊旨竊謂先生有決不可出者三有至難言
者四召彼故老雖是主上初意此番迺因一從官建言
而出命一不可出也不苟合於為左諫議之初而彊起
於謝事十年之後二不可出也自古及今少全人先生

於這裏願為天下後世深藏此璧勿使少有瑕類三
不可出也此為不出論爾出又有事在夫有立主之功
豈惟人謀亦是天數一難言也當國二十年習事多矣
而欲使之改志慮變規摹以從我二難言也禮下絳侯
尊異博陸漢之文宣皆不能免今遽以攬權聽斷責望
主上三難言也當世要務真魏略言之矣下於兩賢則
太卑高於兩賢則太偏四難言也然則先生將何以復
于上乎踈賤小臣固不足以知君德每聞天下稱頌堯
言蓋閱古今識治亂之賢主也諸公不積誠意以感悟
乃張危言以攻激諸公之誤甚矣何況上方委政大臣

諸公乃於此時專攻上躬謂之不中機會不切事情可也如時事何爲先生計惟有堅卧不肯起一着可以有辭亦世但力辭恩數之後恐不免有囊封手疏之類莫若爲上言賢士不可逐直言不可罪彼造膝附耳之語乃宣播于外下之失不可追矣此設鼓立木而求乃譴怒其人上之失不已甚乎若夫忠義陸梁寢有姚襄侯景之勢江面單弱不及杜充王權之時識者方有被髮左衽之憂而在廷諸臣莫有深言此事者

乙酉與胡伯園符制

高孝二祖畫淮立國守淮固密守江尤嚴觀戎帥置司之所則此意可見矣然則虛江面以實次邊且不可况又虛次邊以實極邊乎夫潤帥在盱眙昇帥在安豐馬帥在濠江池帥在浮光此向者調發之誤猝有緩急盱眙高枕而真揚橫潰浮光按堵而蘄黃失守安豐濠滁堅壁而秣陵之人爲之荷檐而立十年禍根乃在於此執事者塊守死法莫肯變通又併移制帥於山陽其誤甚矣近聞忠義人大掠舳舻相銜出境而去此猶虎入人家攫食牛畜主人姑幸其去而不暇計其復來一旦突然而至楚無兵揚又無兵江面必是震動是時沿江制置使外何以待敵內何以固圉所謂水軍果可以防

托蒙衝戰艦果可以過飛渡乎然則建虛名而受實禍其必沿江制置使當之矣為今之計惟有還我帥於次邊還統府於江面而已惟揚者淮與一路之根本也合肥者淮西一路之根本也今貽安豐浮光各屯二三萬人而惟揚合肥僅有些小人馬愛極邊而不愛內地憂偏壘而不憂重鎮獨何歟蓋調發之初諸賢氣銳但欲為推鋒渡河之勢而不知鷲鳥將擊政不如此今鋒不可推河不可渡重兵貴將塊坐淮頭智勇俱困孰若稍徙於內乎惟揚實則淮東安矣合肥實則淮西安矣兩淮安則江西安矣極邊諸郡只合付之守臣仍令諸

我帥各留統制官以輕兵守之昔人有守兵必有揀兵惟今日無揀兵還我帥於次邊則有揀兵矣夫三軍諸將所以稟畏統帥者雖係德望亦由兵威若兵威可恃則鈐轄總管亦足以彈壓若兵威不立雖都督宣撫可得而玩弄山陽南兵萬人而北人多至十餘倍許國者乃欲以制置使虛名傲之其及宜矣歷攷前代未有開大幕府於山陽者往往朝廷誤倚山東人為重爾嗚呼日巨猾為忠義認羣盜為遺黎撤去藩援引入堂奧導之以韃靼可以來之塗示之以官軍不足畏之狀邊臣誤國之罪上通於天矣今忠義叛矣遺黎掃地而去矣

山陽空空一壘不知制置使束手城內制置何事哉
兵盡在江北江面蕩無一人雖杜充王權之時局面亦
未至如此危急謂宜倚關闢國拓地之虛談講行保境
衛民之實務能兩淮沿江制置別於江上建大帥盡護
江淮聚精兵數萬大使自將時時以輕騎巡行次邊使
次邊江面旗幟之容金鼓之聲隱然相接則姦雄不肖
之心可以少殺國家必至之禍可以少紓

戊子谷真侍郎論選詩

昨承尊旨令編選詩今取百十三首作一冊申納古詩
九漢詩九魏十二晉五十二宋二十一齊八梁二古詩

發乎情性止乎禮義三百五篇多淫奔之詞若使後人
編次必皆刪棄聖人並存之以爲世戒其流爲後世閨
情等作幾於勸淫矣今皆不取五言祖蘇李首句云結
髮爲夫妻若俚而媒然下文云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
期深合援抱忘身之意末云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首尾皆有意義不涉邪僻班姬團扇之作怨而不傷臣
妾之誼當然張曲江嘗取其義曹氏父子所作雖非過
沛橫汾之比後世帝王筆力罕及此者太宗英偉蓋世
其詩乃似書生無復氣拍水心譏貶二曹太甚此論未
公王仲宣轉側兵戈諸詩略備時事謁帝承明廬篇意

多悲哀然孝友之情備見乎鮑阮嗣宗云寧與燕雀翔
不隨黃鵠飛黃鵠游四海中路將安歸世亂憂深言近
指遠似不可以人廢張華答何劭自謂優游卒歲矣安
知晚節之禍足爲持祿固位者之戒補南陔白華二首
視三百篇固懸絕比享孟豈不簡而勝乎韋孟太繁及
云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其言粹美
東生又不能道漢作近古處直是逼真魏晉以後不及
遠矣陸士衡願君廣末光照妾薄莫年君臣之際深矣
劉越石時哉不我與夕陽忽西流每讀至此常哀其忠
憤不棄之志盧諶輩雖不會做事猶能上書雪主將今
時賓客止會賣主盧諶豈可輕訾越石亦非泛愛借問
蟬蛸輩寧知龜鶴年迺是歿而不朽之義景純明數知
死非真有羨於龜鶴也陶公是天地中和之氣所鍾非
學力可摹擬四言最難韋孟諸人皆勉強拘急獨停雲
榮木諸作優游自在有風雅之趣五言尤高妙其讀書
考古皆與聖賢不相諄而安貧樂道道世無悶使在聖
門豈不與曾點同傳但素標挿人頭前涂漸就窄家爲
逆旅舍我如當去客謂之達亦可謂之媮亦可與古詩
古墓犂爲田一首欲並刪去世以陶謝相配謝用功尤
深其詩極天下之工然其品故在五柳之下以其太工

也優游栗里慘死廣市即是陶謝優劣惟詩亦然顏不
及謝遠甚五君詠却是不易之論鮑川遠詩體與左太
冲相類古意浸微矣元暉又工於鑿運登孫權城一篇
如錦人機錦玉人琢玉非年歲經緯鍛鍊不能就但陶
公於短章稀句中美刺褒貶確乎其嚴而此篇押了十
八韻竟無歸宿此豈可以智力爭哉別范安成一首盡
離別之情休文得意之作也頃見阮嗣宗曹子建鮑明
遠江文通之類皆有全集陶詩篇篇可取而蕭統止取
五六篇無緊要者則諸家傑作橫遭絀落者豈可勝計
某本不敢當此差使但先生長者諄諄命之止得龜勉
微去未必仰合師指更望為將全集子細看過勿使觀
者得以譏議幸甚

